

# 杏林愛 路加情

~ 醫療宣教士故事彙集



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

Luke Christian Medical Mission



# Content 目錄

## 前言

在台灣醫療資源極其匱乏的年代，一群來自美加的醫護宣教士順服神的呼召，來到遙遠陌生的台灣。他們離開年邁的父母，帶著年幼的家小，學習陌生的語言，適應截然不同的文化。在那裡他們傾其一生服事弱小，建立醫院，宣揚福音，救人靈魂。他們捨棄優裕的生活，過清貧的日子，把一生最精華的歲月都奉獻給台灣。年紀老邁時，他們不願成為台灣人的負擔，告老返鄉，但故鄉已變得陌生。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屢屢反思“我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於是在2012展開「關懷退休醫療宣教士事工」。迄今我們聯絡上19位在美加及挪威退休的這些宣教士，希望透過這個事工築建一道傳承的橋樑，分享他們的故事，跟隨他們佳美的腳蹤。北美路加與宣教士們電郵聯絡，同工進行居家拜訪，得知他們近況，分享他們的生活，結合教會提供各種協助。我們每年舉辦「杏林愛，故鄉情，愛的傳承分享見證會」，經過音樂及播放宣教士故事影片，期待激勵每一位奔跑天路的同伴們。

為了更多分享這些醫療宣教士的生命故事，北美路加決定將他們的故事彙集成冊。特別感謝厚生基金會把歷年醫療奉獻獎受獎者報導詳細收列於網站，並允許北美路加編印小冊，感謝聯合報吳佩蓉主任幫忙聯絡，感謝採訪及編寫的民生報，聯合報記者們，感謝吳方芳牧師及宣教士人物檔網站，感謝張肇烜醫師及民報，因您們的辛勞，讀者可以讀到這些感人的故事。

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也謹此聲明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不擁有這些文章版權，文章來源詳列於主題下方。這本故事彙集主要用途是分享而非盈利或商業用途。

北美路加非常盼望有更多人和我們一起來關心這些上帝派來的天使，傳講他們送愛到台灣的感人故事；也盡我們所能，在需要的地方看見自己的責任，在不足之處體驗神的恩典。

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  
執行長 鄭博仁醫師

Dr. Roland Brown 薄柔纜醫師

Dr. Frank Dennis 譚維義醫師

Dr. Carl H. Epp 艾可諾醫師

Dr. Robert G. Long 龍樂德醫師

Dr. M. Samuel Noordhoff 羅慧夫醫師

Ms. Bonnie Dirks 德樂詩護理師

Mrs. Susan Kehler 馬素珊護理師

Ms. Joy Randall 籃瑪烈護理師

Ms. Carol Gunzel 耿喜音護理師

Dr. George Timothy Stafford 蘇輔道師

Dr. Olav Bjorgass 畢嘉士醫師

Mr. Bjarne Gislefoss 徐賓諾護理師

Dr. Ditmanson 戴德森醫師&司榮寶護理師

Ms. Kari Jotan 譚凱莉助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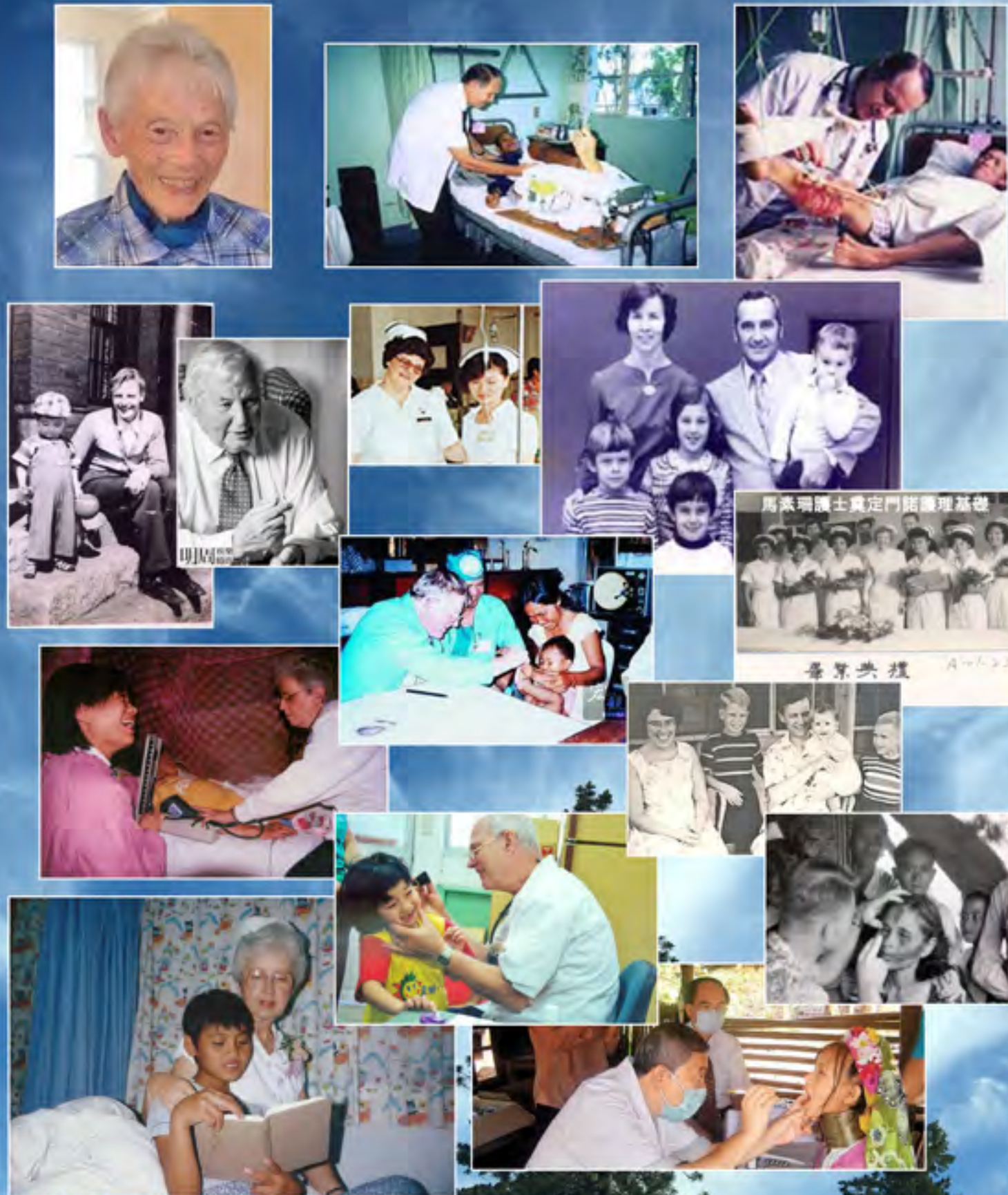
Dr. David Weng 翁瑞亨醫師

Dr. Mary Jeanne Buttrey 聶梅珍醫師

## 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 Luke Christian Medical Mission (LCMM) 簡介

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是一群對醫療傳道有負擔的基督徒醫護人員，配搭多位非醫療專業的同工，與教會及其他宣教機構做團隊的事奉。用醫療的專業關懷社會，服務社區，在神差遣我們去的地方，服事上帝和祂的子民，宣揚耶穌基督救人的福音。

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事工介紹請查看我們的網站 <https://www.lcmmusa.org/>  
並請關注我們的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lcmmusa.org>  
及Youtube Channel: LCMM North America





## Dr. Roland Brown 薄柔纜醫師

<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m/Brown,R/brief/MCH.htm>

《山高水長——薄柔纜父子兩代的中國情》吳方芳撰1994年

宣教師人物檔

山高水長 —— 薄柔纜父子兩代的中國情

中國 —— 薄柔纜雙親的最愛

「門諾會」(Mennonite)是基督教各宗派裡的一支，為紀念宗教改革家門諾西門(Menno Simons)而命名。門諾會的信徒以耶穌基督為信仰對象，篤信聖經、崇尚和平、過簡樸生活，強調「為主服務」的人生。



1909年(清宣統元年)，一個寒冷的冬日清晨，美國門諾會的薄清潔醫生，帶著美麗的新婚妻子，回應了上帝的呼召——甘心放棄富裕生活、大好前程，渡過千山萬水，抵達神秘、封閉、動盪不安的中國。

薄清潔與馬利亞拎著簡單行囊，既興奮又不安的佇立上海碼頭，望著這片陌生、憂患的中國土地及土地上為生活勞力而認命的中國人，悲憫之情油然而生。儘管思鄉的愁緒在胸際起伏，儘管舉目無親、前路茫茫，他們依然熱切的開始了流淚撒種、無怨無悔的中國之旅。

歷經無數艱險，薄氏伉儷終於在交通不便、時而需要翻山渡河的景況下，抵達了目的地——河南開封。

在中國的40年間，薄清潔身兼數職日夜忙碌，他既是醫師也是重建人類心靈的牧師。沈靜不多言的薄清潔宣教師最喜愛率領佈道團到鄉間醫療、佈道。當時的中國正值兵荒馬亂，強盜匪徒四處流竄，薄醫師常在佈道途中遭盜匪洗劫，他以出生入死的精神建立了三所教會。繼之又創設聖經學院及籌辦一所頗具規模的綜合醫院。而薄太太在操持家務之餘已儼然成為當地婦女領袖，她定期在各個鄉間開辦識字班，村中婦女對於這位藍眼珠的洋婆子，竟然能字正腔圓的教她們識讀ㄅㄆㄇ，莫不嘖嘖稱奇。

忙碌而匱乏的歲月中，薄家長子、次子的相繼

出世帶來了無限歡樂。然而，一場流行的瘟疫奪走了薄家長子的性命，薄氏伉儷吻別了未足二歲而早夭的愛子，擦乾眼淚期勉自己要堅強的活下去。歲月輾轉，喪子的哀痛才漸撫平，又一場瘟疫來襲，薄家五歲的次子無助的在病痛中喪生。一生救人無數的薄清潔宣教師，再次眼睜睜看著至愛的骨肉，因醫藥缺乏而痛苦死亡，夫婦倆不禁相擁號咷。然而，悲慘的際遇並沒有使他們氣餒喪志而離開中國。

薄氏伉儷自新婚之夜搭船啟程赴中國，就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直至中日、美日陸續開戰，他們把子女遣返美國之後，仍然回到烽火連天的中國。他們從未忘記對上帝的承諾——要以性命愛中國。

多難的中國除了人禍還有天災，黃河決堤民不聊生，年紀老邁的薄清潔教士夫婦再次捲起袖子，以教會為賑災濟貧的據點。水患止息的時候已是大雪紛飛的冬天了，兩位累壞了的長者正想喘口氣，凶狠的日軍竟把他們以「間諜」罪名關入暗無天日的集中營。

集中營裡1,749個犯人共用三個污穢不堪的小廚房，人們在這兒沒有名字只有編號。排隊領飯時，隊伍長得似乎沒有盡頭，飢餓和營養不良被視為理所當然。

無盡的勞役在日本隊長的威迫下，絕不可能因飢餓或肉體虛脫而稍稍喘息。冬日的嚴寒及夏日的乾旱、瘟疫更使人步步邁向死亡。然而，早已視患難為密友的薄牧師夫婦，卻視集中營為為上帝服務的地方。他們安慰被囚的伙伴，把僅有的糧食分給病弱的弟兄，默默而堅強地在絕望之地播下光明與希望。可敬的薄教士甚至在獄中寫了一本見證歷史的書籍——在日本人手中。

兩年之後，黎明終於來臨，在日軍駛往印度的換俘船上，薄清潔與馬利亞被釋放了。生離死別的

際遇中，薄氏夫婦甘心與中國人共渡最苦難、最顛沛的40年。

1949年，中國大陸淪入共產黨手中，垂垂老矣的薄教士伉儷方才依依告別中國，返回久別的故鄉。

顛沛流離了40年，薄家終於真正團圓了。薄清潔擁著愛妻馬利亞與子女們細數前塵舊事。薄老牧師彷彿回到了40年前偕妻子落腳中國河南的情景：一望無際的高粱地、大麥田，矮矮的土楞瓦屋、菜圃、牛隻，這些景致似乎都似曾相識的在多年前的夢境中出現過呀！莫非這一生紮實、豐富、血淚交織的中國之旅，早在40多年前上帝就已牽引安排？人生如夢、夢如人生，薄清潔滿足的闔上雙眼。夢中，又回到了中國。

漫天烽火 —— 漂泊流離的童年

薄柔纜是薄清潔宣教師夫婦鍾愛的么兒，民國15年(1926)生於中國河北省。排行第五，上有兩位姊姊和兩位幼時夭折的兄長。薄柔纜出生時，街坊鄰里欣喜若狂；老祖母們含淚感謝上帝，男人們道喜說：「這是天理，這是天理！」。像無邪小羊般的小薄柔纜，為喪子消沈的父母帶來莫大的安慰與喜樂。一整個夏季，黃河兩岸善良老百姓們好似放下了心中的大石，人人津津樂道薄家小兒的出生。

薄柔纜一天天長大了，中國的政局依然動盪不安，黃河依然年年氾濫成災，無情的瘟疫依然奪走無數寶貴生命，而薄柔纜在艱難中平安快樂的長大了。善良的中國人們默默而快慰的看著他成長，也隱隱憂心著他是否也會像兩位兄長那樣遭遇不測。他的平安成長確實安慰著情同家人的街坊鄰里。

薄清潔一家與中國人的情感在同甘共苦中，早就超越了國籍和種族的界限。薄家的孩子和中國孩子打成一片，他們一起鬥蚰蚰兒，在高粱田裡烤地瓜、捉迷藏，逢年過節還遛到市集觀賞繽紛的火樹銀花。

襁褓中的薄柔纜於1927年，初次離開中國。當時中國北方、南方局勢危急，薄太太帶著兩個女兒及僅十個月大的薄柔纜，在天津碼頭候船返美，當汽笛響起，送行的薄清潔教士激動的與妻女相擁痛哭。他們不知道一別之後，是否後會有期？戰火頻仍的中國及遙遙未知的返鄉之旅，使薄氏

一家經歷著生離死別的煎熬。他們只有熱切的祈禱，把前程交在掌管明天的上帝手中。

漫天烽火無情地阻隔著薄氏夫婦的相見及父子的重逢。幾經輾轉，數番流離，薄氏一家終於在睽別數年之後團圓了，薄柔纜緊緊抱著日夜繫念的父親，再也不願分離。

1940年，中國在日軍的侵略及共產黨的內亂中，局勢更加混亂。薄柔纜被送往戰火尚未波及的韓國平壤就學。未幾，戰禍延及韓國，只好返回天津附近的通縣就讀。時局越來越危急，薄氏夫婦別無選擇的再次忍痛與愛子分離，他們決定把么兒送返美國。

1941年暮春，薄氏一家再次經歷生離死別的煎熬。15歲的薄柔纜拿著行囊，緊握著船票，悲傷的目送因離別而心碎的雙親離去，他深深凝望著日漸老邁的雙親，深深祈禱與二老早日相逢。薄柔纜懷著堅忍和信心獨自搭船返美。從此，展開了長期與父母分離，甚至音訊渺茫，不知雙親生死的艱難歲月。

台灣 —— 薄柔纜獻身的祭壇

時光輾轉，薄柔纜已是一位踏實負責、聰敏進取的大學青年。大一那年，薄柔纜結識了同在伯特利大學就讀的同班同學素菲小姐。美麗高雅的素菲成長於純樸的堪薩斯州鄉間，是位才華洋溢、熱愛上帝的年輕女子。正當他們相知相愛的時刻，薄柔纜的大學生涯卻因徵召入伍而中斷。

薄柔纜堅信殺人是犯罪的，深覺自己不該入伍上沙場而轉向美國政府請求以其他方式服役。於是他被指派參與土壤保持計劃，並在一所精神病院擔任勤務兵。此時，素菲完成大學學業，留在母校擔任校長秘書。他們魚雁往返，情愛日深。

三年後，薄柔纜退伍、完成大學學業，進入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就讀，並與素菲共結連理。

薄柔纜幼年時候，母親常期勉他日後成為一名救世濟人的牧師。及長，自忖不擅言辭不適成為牧師，所以改以修讀應用數學為大學志向。服役期間接觸了許多無助精病患，心生悲憫，復學之後遂改讀心理學，以成為一名心理學教授為人生志向。

一個百合盛開、清風習習的早晨，薄柔纜跪在小

教堂的聖壇前，熱淚盈眶地回應了上帝的呼召。他決定步上父親的後塵，成為一名到異邦宣揚上帝大愛的宣教士。隱約中，波濤滾滾的黃河、河岸上的土垛矮牆、文采風流的北京城、黃山及永遠認命無限忍耐的中國子民.....牽動著他內心最深處的心弦。於是，薄柔纜決定大學畢業後就讀醫學院，以醫療傳道為一生職志。

就讀醫學院期間，柔纜與素菲的生活費及房租全賴素菲打工維持，每學期昂貴的學費則靠借貸而來。拮据的經濟狀況，甚至迫使他們與另外兩對夫婦，分租一小小的三間臥房的公寓。

醫學院畢業之後，薄醫師的住院醫師訓練再次因奉召入伍而受阻。薄醫師也再次請求被指派非軍事任務，其中一項選擇就是到台灣為山地原住民做醫療服務。

民國42年（1953），在美國門諾會總會的支持之下，薄醫師夫婦來到台灣。來台不久，美國政府即認可了薄醫師先前的服務並允許他退役。然而，此地的工作已展開，並要持續數年才能告一段落。

數年之後，薄柔纜夫婦返回美國。34歲（民國49年, 1960）那年，薄醫師已是一位學有專精的胸腔外科醫師，他毅然捨棄行醫賺大錢、過優渥生活的機會，也捨下親情、友情和素菲親手建立的社區幼稚園，欣然來到物質極度缺乏的台灣。

來台之前有個難題必需解決——要還清一大筆學費貸款！然而宣教士微薄的薪水養五口之家已經不易，何況償債呢？沒想到薄醫師的叔叔主動替他們還清部分貸款，而他們的債主——一對關心宣教工作的基督徒夫婦，也取消了為數可觀有待償還的全額貸款。上帝以最奇妙的方式回應了他們的祈禱。

認識薄柔纜宣教士的人，都知道他是個對工作十分熱愛、執著的人，當年跟過他的醫學生們常在背地暗暗叫他「赤牛」（克苦耐勞、賣力固執的黃牛）。清晰的頭腦、明快的處事、驚人的體力與工作量都令同僚們自嘆弗如。

有一次大家心目中的「超人」積勞成疾得了肝炎，許多人不解的問：「薄醫師怎麼可能生病？怎麼肯生病？」大家才知道薄柔纜醫師不是鐵打的。其實他還長期與胃疾為伍，一連八、九個小時的胸腔手術、半夜的急診、日間的門診、無數

住院病人及繁忙的會議、行政事務，怎麼可能不把人累倒呢？

儘管工作如此忙碌，薄醫師從不輕忽自己的穿著，除了白色的醫師服外，他總是穿著剪裁合宜的西裝，搭配著襯衫和花色高雅的領帶。簡而不俗的穿著加上高雅的氣質，薄醫師是門諾醫院員工們公認的「帥哥」。而他的穿著正顯示著他的敬業及賢內助薄太太的蕙質蘭心。

薄醫師自律甚嚴，對部屬的工作要求也絕不苟且，每個與他共事的人對他都又敬又愛。已退休的藥劑室主任黃萬財先生說：「最怕接到薄醫師打到辦公室的電話，他會出其不意的問一些專業問題，讓人不得不努力讀書求取新知。」曾在開刀房與薄醫師共事多年的葉秀錦小姐說，在他手下工作的人若初次在工作上失誤，薄醫師會和顏悅色的勸導解說，若二次、三次再犯，就會受到嚴厲的責備。因此沒有人敢在老薄（開刀房同仁對他的膩稱）手下敷衍苟且。

然而，「鐵漢」也有無比溫柔的一面，他從不因繁忙疲倦而輕忽對病患的關顧，有位乳癌婦女住院期間，女兒乏人照顧，薄醫師夫婦甚至將她的女兒接回家中照料，直到患者出院為止。現任門諾醫院病歷室主任王金枝女士回憶說：「30年前我19歲，因腎病被迫切除一個腎臟，若不是薄醫師夫婦不斷為我加油打氣，我大概活不到今天。」王金枝女士當年是一位正值花樣年華的原住民少女，畢業於門諾護校，在開刀房與薄醫師共事多年。因嚴重的腎臟病，對人生甚感茫然。在薄醫師夫婦的扶持下，她不僅走過了死蔭幽谷，還進入關渡基督書院求學，而四年的昂貴註冊費大都是薄醫師支付的。

王金枝原以為外國人都很有錢，後來得知薄醫師雖然擔任門諾醫院院長，卻從來未支領醫院一毛錢薪水。他的房子是租賃的公寓，他的生活費是由美國教會奉獻的，子女們在美國的教育費是貸款而來。數年前愛女在美國動腦部手術，他們連回美國探視的機票錢都得先支領教會為他們預備的養老金。一部偉士牌摩托車是他長年代步的交通工具，退休前兩年終於買了一部轎車，也只是普通國產汽車。然而他們從不怨天尤人，反而常滿足的說：「40年來我們實在很快樂！」

對上帝的堅定信心與愛心一直是薄柔纜醫師得力量的泉源，每次主持手術之前，薄醫師必定領著病人及醫護人員，謙卑的向上帝祈求。他也常常

為同事們禱告，許多祝福藉著他的祈禱而傾注在門諾大家庭，以致門諾醫院能不斷成為別人的祝福。

老少兩代的薄醫師，為了宣教付出了80年歲月，他們以性命和血淚服事著一代又一代，父親見證了中國近代史上戰禍最頻仍的40年，兒子在戰後荒蕪貧困的台灣療傷時刻，落腳在最乏人問津的「後山」花蓮，為貧民、原住民奉獻一生。

父親為中國飽經憂患、鞠躬盡瘁，猶嫌自己擺上的不夠，而要唯一的愛子步其後塵。兒子為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盡心竭力、仁至義盡，臨老還東奔西跑募款、演說，深恐自己付出得不夠。「到美國很近，到花蓮很遠」是薄柔纜醫師常對台灣人說的話。35年前，有位實習醫師的母親氣極敗壞的反對兒子到門諾，理由是：「去後山會被生番宰割！」對自己苦難鄉親的輕忽及對自己鄉土的疏離，令人愕然、歎息。然而，卻有許多學醫的人，寧願費盡心思汲汲營營的為入美國門檻而擠破了頭，卻不願來到與自己血脈相連的海角一隅——花蓮。

40年前，薄柔纜宣教士帶著愛妻素菲來到台灣；40年後，已垂垂老矣的薄氏伉儷兩袖清風的返回故里。離別的痛楚中，唯一深感安慰的是，素菲的嚴重風濕症回到乾爽的堪薩斯州可望好轉。其實花蓮不是適合薄太太居住的地方，蝕骨的海風及潮濕的天氣常令她舉步維艱。然而，信仰和意志超越了肉體的苦楚，他們還是選擇住下來。

如今，薄柔纜醫師及薄太太已退休返美，他們欣然的住在當年曾受惠於薄醫師的學生們，集資為他們購買的住宅裡攜手相伴。行醫40年的薄醫師終於有自己的房子了，他們回首前塵，心中盈滿著對台灣的思念、對門諾的牽掛、對上帝的感恩及對歲月的滿足。

薄氏父子是不朽的，他們的偉大在於他們始終打心眼裡自認平凡。

太平洋濱一個美麗傳奇——基督教門諾會醫院雋永芬芳的昨日之歌

民國43年（1954），薄柔纜宣教士在美國「門諾會海外救濟總會」的協助下，創辦了花蓮「基督教門諾會醫院」。門諾醫院的前身是「山地巡

迴醫療工作隊」。民國37年（1948）起，一群由美國「門諾會海外救濟總會」差派來台的專業醫護宣教士們，不畏艱難的穿梭於花東地區的山地部落，為布農、阿美、泰雅等原住民及平地的貧民展開醫療服務。民國42年（1953），薄醫師將「山地巡迴醫療工作隊」分成東、西兩支。工作隊的隊員們分別在中央山脈兩側進行醫療傳道事工。他們翻山越嶺、餐風露宿；在各村落停留兩週後，又得返回平地的醫療中心領取新補給品。

清晨曙光乍現，就得撐起身子迎接忙碌而充滿希望的一天。早起的原住民也早就迫不及待的排隊接受蛔蟲治療。夜晚，美麗的月光下，工作隊員們透過日語翻譯，熱切的將神愛世人的福音告訴各族同胞。

忙碌緊張的生活不少新鮮有趣的插曲，某日，金髮碧眼的高牧師幫忙接生了一個嬰兒，家屬們高興得竟把孩子名為「亞美利堅」。當時的山地村落根本沒有浴室，薄柔纜醫師也和山村居民樣，跳山溪裡洗澡。薄醫師就寢時，常有好奇的少年們爭相探視，他們想知道白種人是否可以不睡覺？外籍護士洗澡時，居然引來原住民婦女圍觀，她們要證實白種人的身體是不是和臉一白？原住民和大多數的平地人一樣，初見白種人，就跟他們看到醫療隊帶去的衛生保健影片一樣驚訝奇。

交通、電信的不便也讓醫療隊嘗盡苦頭，深入東海岸時，因尚無海岸公路，工作人員只好背負醫療器材，食物、日用品，渡木瓜溪越重重的海岸山脈到鹽寮這段如僅十五分鐘車程的路途，當年足足走了十個小時。頂著烈日背負重物，還得一路開山闢路。餓了，就在河谷以石頭架鍋煮飯。累了，起水泡又酸痛的雙腳還是得往前邁進。他們只有一個信念——為主服務。地處僻郊的水璉、鹽寮的居民每次一送走醫療隊就開始殷切巴望醫療隊的再訪，因為醫療隊把健康和希望帶給了他們。難怪水璉、鹽寮的居民殺雞宰鴨，又費心的煮海水製鹽味雞接待貴賓。

有一次，隊友們走過山巔水涯千辛萬苦到達目的地，當地的警員卻強詞奪理的要薄醫師出示醫師執照，薄醫師怎麼可能再徒步十小時返醫療基地取執照？這群英雄們只好在警員的固執下，絲毫無用武之地，於是萬分懊惱的留宿一宿，打算次日清晨打道回府。不料，次日清早，這位難纏的警員竟哀哀啼啼的捧著肚子跑到薄醫師面前：



「美國醫師呀，我肚子好痛，快點救救我！」  
「警員先生，我沒帶執照呀！」「沒關係、沒關係，你們是醫師，當然可以醫病」。

山地的地形陡峭，跋山涉水是常事，醫療隊還走過生平所經最驚險的吊橋——兩根鐵索上下橫亙在深谷上，稍不留神就會落入陡峭溪谷。隊員們各個摒息，腳踩手握一寸一寸移過橋去。有位大塊頭的外籍隊員身背沉重的醫療器材，「走」到河心時，兩根鐵索已相距數尺，望著似乎已失去彈力的鐵索，大伙兒嚇得哇哇大叫。幸好帶到村裡的一大桶藥品、食物很快就用完，回程當然輕鬆、安全多了。

民國38年（1949）就加入醫療隊的台籍林清和牧師回憶說，有一次到了一個村落，全村唯一的廁所在豬圈旁，解手時豬隻都來陪伴圍觀。地處「後山」的花蓮不僅山地環境落後，平地的物資亦普遍缺乏，薄醫師想買一張椅子都買不到，只好自己畫圖請木匠照圖釘製。薄太太來到沒有任何家用電器的環境，也得學著本地人在爐灶上炊飯。

除了盛行的瘧疾、寄生蟲、皮膚病，「營養不良」也是當時人民的普遍問題。民國50年（1961）起，門諾醫院便在各鄉村成立「牛奶站」。該數年間，約有一萬一千名學童每日上學途中可領取一杯營養味美的牛奶。直至政府在鄉村普設衛生所，各個牛奶站才逐漸關閉。對於肺結核患者，薄醫師更是懷著極大的悲憫。他曾為了給予肺癆患者更好的醫療，而返美鑽研胸腔外科。為了讓患者安心療養，還在美麗的秀林鄉山腳下設立肺病療養院。肺癆是會傳染的，薄醫師顧及病患的尊嚴，與患者接觸的時候從不戴口罩。

門諾醫院初創的前8年，對平地同胞及原住民均採「一人一元」政策，只要一塊錢可以看病也可以開刀。直至今日，門諾醫院從未拒絕過任何一位求助的病患。

正當薄醫師日夜為病患忙碌的同時，薄太太也積極投入教會及社會服務事工。她協助美崙教會創設幼稚園、興辦英文小學讓宣教士的子女們有就學的地方，也在「花蓮未婚媽媽之家」重建未婚懷孕少女的身、心、靈。三名子女成年獨立後，她還專程返美攻讀特殊教育，以便更實際的幫助「黎明啟智中心」（門諾會智障兒童學校）的智障兒童。

在浪花鑲邊的美麗海隅 譜一曲生動的山高水長

40年來，門諾醫院從35張病床的規模增至今日的206床。滄海桑田物換星移，唯一不變的是「為主服務不吝付出」，仍是門諾醫院永遠的堅持。

在薄醫師的領導下，門諾醫院對患者「全人」（包括身、心、靈）的醫治。醫院內有牧師及社工，從事病患心靈的復健、協助解決患者的經濟、家庭等問題。病人返家之後，若有需要，社區保健的護士會前往從事居家護理，院內的牧師也會前往作心理輔導，以上的服務絲毫不求報償。對於車禍或意外傷殘的患者，醫院還請專人教導他們製作人造花、編織等手工藝，使他們重返社會後有一技之長可以謀生。此外，還組織「推輪俱樂部」、「洗腎俱樂部」、「開心俱樂部」（心臟病友俱樂部），使同樣病情的患者藉著各種活動互相認識、互相砥礪。

近年來，台灣經濟繁榮，病人自費就醫的能力提昇很多，但仍有些特殊病患亟待救援，如早產兒、棄嬰、血癌兒童、長期洗腎的腎病患者等等，門諾醫院不遺餘力的為他們籌設了「早產兒基金」、「洗腎基金」、「血癌基金」。

除了各項醫療基金的籌措，門諾醫院院舍的改建經費是院內人員最感頭痛的。已興建三十餘年的院舍，大部份已老舊、漏雨、發霉，當年在克難物質條件下興建的設施，都有暗窄擁擠、運作不便的問題，「重建基金」的籌措也是已退休的薄醫師時刻懸念的心事，66歲的老醫師返美後，仍東奔西跑為募重建基金盡心竭力。前年（1991年），門諾醫院重建的第一期工程——新門診大樓終於落成，餘下的工程卻因經費匱乏，遲遲無法動工。

自民國37年（1948）的醫療團隊，至今日頗具規模的綜合醫院，門諾醫院一如薄柔纜醫師的風格——默默付出、不求掌聲。由於信仰、由於個性，薄醫師一向謙和沈靜，不張揚自己的成就，也不習慣與媒體記者接觸，只是默默在異國海隅，獻上歲月菁華，在他人的土地上安身立命。而臨立太平洋濱，本地人津津樂道的「美國仔病院」，也在偏遠的花蓮不求掌聲的耕耘了45個年頭，造福了花東民眾、更造福無數原住民。

原住民藉著門諾醫院得到肉體的醫治，也得到心靈的復健，許多有嚴重酗酒問題的山地村落，更藉著宣教士們鍥而不捨的努力，甚至全村戒酒。早期開辦的護理學校更造就了無數山地少女。從山巔到水

涯、從山地到平地，門諾醫院「為主服務」、「不求報償」的心志始終如一。

然而，這畢竟是個講求包裝、廣告的傳播的時代，「沒有聲音」的方式，很難使外界瞭解門諾的需要，進而伸出援手。為了所愛的醫院，一向寡言的薄醫師離台返美之前忍不住說話了：「臨別前我有一個請求，我為台灣擺上一生，我的父親也為中國人獻上四十年光陰，你肯不肯為自己的弟兄捐獻一點金錢，讓這個慈善醫院能夠繼續幫助貧困的病患？」薄氏父子毫無保留獻上自己的生命。「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給東西、給錢還容易，最不容易的是給自己。他們把自己毫無保留的給了需要幫助的人，不只是施捨一些禮物給你、我，而是像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那樣，親身與我們同住。離鄉背景、骨肉分離甚至在炮火中出生入死，一天、一月、一年也許容易，而他們卻選擇與你、我同住了一輩子又一輩子。

「給」不是件易事，更何況是「給自己」……。

## Dr. Frank Dennis 譚維義醫師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143>

厚生基金會（記者 黃政雄/專訪）



東海岸原住民的醫療天使

八月的台灣，正值盛夏，而位於東隅的台東市，氣溫高達攝氏三十七、八度。燠熱的空氣夾雜著帶沙的風，每個人都揮汗如雨。傍晚六點多，天光猶亮，縣立文化中心大會堂，裡外人潮湧進湧出地忙碌著；大門口簇擁著各式花籃、賀環。民眾全家出動攜老扶幼從各個角落趕來，各族群的原住民更是身著鮮麗的傳統服飾成群結隊而來，有排灣、卑南族的青少年，有魯凱、阿美族的婦女，也有布農族青年男女……他們都將在今晚文化中心的盛會中，表演舞蹈與歌唱。

原來今天是台東人歡送「台東基督教醫院」創辦人譚維義醫師，在台奉獻行醫三十三載，即將退休返回美國的日子。台東基督教醫院特別為譚醫師夫婦榮退，舉辦一場「歡送晚會」。雖然譚醫師一再謙辭：「不敢當，我所做的只是我應該做的。耶穌派我來，我就做。」但多年來接受他愛心醫治、照顧的台東人，無論如何一定要辦這一場溫馨感人的歡送會，藉以表達他們對譚醫師奉獻大半生給台東的恩情與感念。場地是郵政局長林領旭先生主動幫忙借的。當年他的父親病重時曾受譚醫師愛心診治，今天他自己也是帶著開刀後尚未痊癒的身體來參加的。

台東縣長陳建年以及前任縣長鄭烈，和許多地方上的賢達人士都出席了這場盛會。更難得的是，許多是譚醫師多年不見的老病患，他們紛紛從台灣各個角落趕來參與盛會，為他「送行」。譚維義醫師看到當年他來台第一位開刀的病人莊清吉先生時，不禁驚喜地用中文說出：「莊先生，好高興看到你！」卑南族的莊清吉，當年罹患肝膿瘍，譚醫師從他腹部吸出一千多西西的膿。當時醫療設備比現今差很多，這位病人當年病情痊癒

的機會並不大，但因著譚醫師的盡力，他從死神手中奪回一條命，且活到今天。

## 阿督仔醫生

十年前因一場車禍摔碎椎骨，以至於下半身不能動彈的李美嬌小姐；十八年前意外從樓上摔下，頸椎嚴重受創，終身不能行走的卑南青年林豪勳先生，今晚都坐著輪椅上台，訴說當年病重時如受到譚醫師的照顧與鼓勵。如今他們兩人雖然「身」殘，「心」卻不殘。林豪勳學會用嘴敲打電腦，致力於卑南語彙記錄保存工作。而李美嬌這位長得十分清秀的女孩，十年來，從傷心、絕望、怨恨一直到今天，走出陰霾自閉，進而成為經常「穿梭」在醫院幫助、安慰其他病患的天使。他們克服苦難，生命成長的過程，都有著譚醫師的一份異國之愛。

這位台東人所熟悉、敬愛地「譚爸爸」、「譚爺爺」，台灣人口中的「阿督仔醫師」，一九二九年出生於美國堪薩斯州，是家中的獨子。小時後，常見到我父母幫助窮苦的人，尤其每年的聖誕節，他們都會準備食物送給貧窮人家，所以「我從小就發現最快樂的事就是幫助別人。」譚維義用他帶著洋人腔調的中文微笑地說道。

初中時他們全家搬到芝加哥。高中時，看到伯父因酗酒導致失業、離婚，最後被送到精神科醫院，乃至死亡。……使他意識到人要如何選擇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是多麼的重要。他從伯父所遺留下來的黑色小盒子中發現了一本聖經，於是每天開始利用坐車的時間讀它，總共讀了三十遍新約的「約翰福音」。從此開始熱心追求真理，成為基督徒。

大學時他唸的是化學，成績很好。學校一位輔導老師看他很喜歡幫助人，建議他將來做一名懸壺濟世的醫生。譚維義說：「那時我受到上帝的感召，決心要獻身做一名宣教士，於是再進入醫學院攻讀，準備將來當宣教醫生。」一九五三年，他與譚秀麗結婚。五四年醫學院畢業，長女也在這一年出世。那時譚維義的一位大學同學在非洲傳道，經常寫信給他，告訴他非洲極需醫生前去幫助。他和太太也已商量好要一起去非洲從事醫療宣教工作。沒想到寄自太平洋上小島台灣的一封信和照片，改變了譚維義的宣教之途。

## 兩百個孩子排隊等開刀

原來那是他所屬的基督教協同會，差派至台灣的宣教士葉牧師寫回美國的信，請求差會差派醫生到台東來幫助那裡的原住民。卅幾年前的台東，物質環境很差、醫療落後，很多原住民患有肺癆、皮膚病、砂眼、寄生蟲、毒蛇咬傷、骨折……等各種病症。譚維義從照片上看到台灣的原住民，不但長得跟印地安人很像，連病也很相似。他在大學時就很關心印地安人，常參加教會團體去幫助印地安人，為他們看病。當他看到照片上的阿美族人時，很自然的心生關懷憐憫，覺得這就是上帝要他前去幫助的族群。

一九六一年譚維義偕妻子攜帶四個稚齡的孩子，坐貨船從舊金山出發，途經日本來到台灣。「我還記得，我家老四是在船上過週歲生日的。」譚醫生回憶著當時情景說道。前兩年，他們在台北學中文，這是譚維義夫婦到台灣之後覺得最困難的事。「因為對一個美國人來講，中文的確是不容易學的語言。」譚醫師說道。那時他們教孩子們第一句會說的中文就是：「我家住在溫州街九十八號。」以免孩子萬一走丟，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

為了溶入台東當地的族群文化，卅三年來，譚醫師不但克服困難，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他還會說台語以及阿美族語。兩年後他到屏東基督教醫院支援兩年，好讓那些來自挪威的醫生可以返國休假。這期間，他每個月至台東縣的一個僻遠小鄉「成功」駐診一至兩星期，為阿美族原住民看病，並和當地宣教護士德樂詩成立成功診所。

在屏東基督教醫院服務期間，正值台灣小兒麻痺症橫行，骨科專家的譚醫師曾為無數罹患此症的孩童開刀手術，「那時差不多有兩百多個孩子排隊等待著要開刀。」譚醫師說。這些曾受到譚醫師醫治照顧的病患，如今都已長大成人，直到今天仍很感激譚醫師。

有一年的農曆過年期間，譚維義醫療巡診來到成功鎮的都歷村，罹患肝膿瘍的卑南族人莊清吉來求診。譚維義看到病情十分危急的他，急需立刻動手術，於是把他帶到省立醫院急診。過年期間，院裡只有一個不會操刀的年輕值班醫師，礙於院規，譚維義無法進入手術房使用醫院設備，但他總不能眼睜睜地看著病人過世，幾經交涉，才被允許進入，他為病人放出一千多西西膿血後，莊清吉的一條命才得以保住。

這事以後，他深深感到醫療資源貧乏的台東，光設門診是不夠的，實在很需要設立一所基督教醫院。這樣不但可以幫助更多病人，亦可以挽回許多危急的生命。他決定返美奔走募款。終於在一九六九年由基督教協同會，創辦了台東基督教醫院。創院之初，經費困難，醫療器材極為短缺。譚維義每一次回美國，總是四處奔走向教會尋求支援。每逢藥品不足，器材缺乏時，他返美時就到醫學中心打聽有無醫院「汰舊換新」的第一代器材可送給台灣使用？醫院的資深護士透露，譚院長還是個機器天才，很多就器材到他手上都能化腐朽為神奇，經過他的巧手改裝，還能在醫院使用很多年。

台東基督教醫院內的很多位美籍傳教士醫生，也都是因他遊說身受感動而奉獻來台的。像與譚醫師同獲八十三年偏遠地區醫療奉獻獎的蘇輔道醫生，以及八十二年獲獎的小兒科專家龍樂德醫師，都是他信仰及工作上的好夥伴。他們兩人分別在一九七二年七八年全家來台東基督教醫院服務，一待就是十幾二十年。在他們的眼中，譚醫師一直是個最好的醫師榜樣，也是他們最親愛的老大哥。

## 提供工作機會給原住民

早期台東基督教醫院的護士和基層工作人員幾乎都是原住民，因譚院長樂意提供工作機會給他們，好讓他們生活安定。這些工作人員，個個都很敬愛他們的大家長—「譚爸爸」。從譚醫師對待病人的愛心、耐心和關懷態度，他們也學會對待病患、服侍病人要真心誠意，因為「我們是做給上帝看的，而不是做給人看的。」

在醫院擔任護士工作已有十四年的嚴春美，就是原住民。她自稱所有的工作經驗都是譚院長和德樂詩護理長訓練出來的。她跟著譚醫師工作多年，最佩服他從不嫌棄病人髒或臭。有的病患身上長膿十分難聞，譚醫師總是很有愛心的為患者更換藥和紗布，為了判斷是何種細菌，和傷口痊癒程度，他甚至還會把紗布拿起來，用鼻子聞一聞。這已經不是一般醫師所能做到的。有一次，嚴春美騎車出車禍在醫院裡住院，譚醫師深夜開完刀後已經很累了，還特地去病房找她，發現她感冒很重，鼻子塞住無法呼吸，藥局裡的人都已下班，譚醫師想到他家裡還有一瓶噴鼻子的藥，便在十二月寒冷的冬夜趕回家，拿藥給她用。使她呼吸順暢，得以入睡。

嚴春美談起這段多年往事，仍然激動的哽咽掉淚。她說：「譚醫師對待病人就是這麼無微不至。我只是個小小的護士，他大可不必這樣為我奔走一趟。他這份愛心實在非常令我感動。這也是我十幾年來，無論如何，堅持在這裡工作下去的原因。」

在醫院裡負責廚房供應事務的葛媽媽，在台東基督教醫院前後工作了十三年。她說在這裡工作，她學到了外國宣教醫師的好榜樣，賺到做人處事的寶貴經驗。她自己本身和她的兒子都是受過譚醫師大恩大德的病人。廿年前他卅四歲才生下長子，兒子在高雄出世後八天，因肛門痔漏，整天痛得啼哭不停。她抱著孩子四處求診，醫生都說嬰兒太小不能開刀，有一位甚至說得等到七年後才能手術。葛媽媽天天看著心愛的孩子啼哭不止，心如刀割，恨不得能替他受苦挨疼。

孩子十個月大時，有個婦人看他們母子這樣很可憐，建議她去看台東基督教醫院的「阿督仔醫生」。「譚醫師真的是醫術很高明，我兒子的病，到他手上，透過他的檢查、治療、塞藥、開刀，十天後，很明顯地轉好很多，小孩大便時可以解出一整條。我好感謝他醫好我的孩子。如果再繼續治標不治本，我的孩子不知要再受多少苦。」葛媽媽心存感激地說道。她為了報答譚醫師的恩情，當獲知醫院徵求一名廚房工人時，便決定前來應徵，不計薪水高低。兩年多前，她因脊椎骨脫落，需要開刀，譚醫師非常關心，親自出面為她寫信安排到馬偕醫院住院開刀。

「譚醫師經常因為看診、開刀或巡房，錯過吃飯時間，這時無論我為他弄什麼簡單的飯菜，他都讚不絕口。他向來粗茶淡飯就很滿足，從不挑剔。不像我們自己的同胞，每天面對七、八道菜的自助餐還挑嘴，嫌這不好吃、那不對味。」葛媽媽說道。

## 他的背為台灣同胞而駝

位於台東市開封街的台東基督教醫院，大門口的玻璃有一句摘自聖經的話：「祂醫好傷心的人，裹好他們的傷。」這句話，正是台東基督教醫院的宗旨，也是這幾位基督徒醫生的行醫寫照。在院內擔任社工及公關工作的蔡秀卿小姐說，身材高大的譚醫師的背是為台灣同胞而駝的。他每天要看許多的病人，為病患開刀，還經常到學校彎腰為孩子們做健康檢查，也開一個多小時的車到教養院、小兒麻痺之家做智障鑑定，每天從早忙



到晚下來，幾乎直不起腰來。

蔡秀卿還說，最令人佩服的是，譚醫師夫婦安貧樂道，過的是極簡樸的生活。他不支領醫院的薪水，只靠協同會微薄的供應。為了節省機票錢只好輪流回美探親。當譚醫師沒騎那輛「二手」摩托車而騎腳踏車時，也就是他沒錢買汽油了！他們的孩子從小也都和阿美族小孩一起玩，求學階段只好送到台中的馬禮遜（Morrison Academy）學校，這是一所專門給外國宣教士子弟就讀的外語學校。

台東基督教醫院副院長林純明指出，孩子的教育，一直是很多外國宣教士所懸念的一個問題，他們奉獻了自己，往往也得犧牲了孩子接受本國正規教育的機會。「這也是台灣很多醫生不願下鄉服務的理由之一。因為他們擔心到偏遠地區，將來影響孩子就學的環境。」林純明說道。譚維義醫師伉儷情深，兩人談到心愛的五個子女，臉上洋溢著喜悅滿足的笑容。他們如今都已長大成人各有歸宿。因受父母的影響，他們個個都熱心服事上帝，三個女兒結婚後都與夫婿在比當年的台灣更落後的地方，從事幫助貧窮者並傳福音的工作。家在台北，十一年前投入台東基督教醫院擔任行政企劃工作的林純明先生說：「稱譚醫師是世界上最好的醫生，一點也不為過。他不但有愛心，醫術高明，每當他遇到棘手的病例時，他再三翻閱最新醫學書籍研究，寫信給全世界的醫生，向他們討教。」

引進蛇槍及蜜蜂叮療法

台東是個毒蛇叢生的山區地帶，常有被毒蛇咬到的病患。有些因急救延誤而喪命，或手腳潰爛。譚醫師有鑑於此，自美國引進電擊療法的「蛇槍」，可幫被毒蛇咬到的人「解毒」。經常在山區活動的人或登山野營隊的人，紛紛前來要求購置，以便萬一被蛇咬傷時能及時解毒。這項電療法，譚醫師也曾用於為病患去除腿部積膿，效果亦很好。

在台東基督教醫院擔任院長秘書的黃英嬌小姐，今年廿九歲，兩年半前忽然得了和作家杏林子相似的類風濕關節炎。這是一種慢性病，很難治療，只能減輕疼痛。黃英嬌曾到好幾家大醫院求診，都未見好轉。去年二月病發時，黃英嬌痛得無法走路，只能坐輪椅，躺下時幾乎無法翻身。身為院長的譚醫師，看到她這麼痛苦，就拿了一本英文書給她看，裡面介紹一種蜜蜂叮療法。「

你自己決定，想不想試試看作這個治療？」譚醫師對她說。

譚醫師為了醫治她，不辭辛苦親自到養蜂場向老闆要蜜蜂，長期為她叮關節治療。整整治療一年了，這期間黃英嬌沒有再復發。她被超過一千隻蜜蜂蟄叮，而這一千多隻蜜蜂都是譚醫師憑著和蜂場老闆的交情，免費送給她的。別人想要還要不到呢！黃英嬌想起譚醫師一年來不辭辛苦拿著罐子親自為她跑蜂場，心中無比感激。她說：「有句話說，遇到貴人，我想我就是了！如果我不是在這裡工作，如果沒有譚醫師熱心幫助我，我常在想，十年後，我也許就像杏林子那樣了。」

身為基督徒的她，不禁由衷地說，她實在很感謝上帝，透過譚醫師來救她。卅多年來，譚醫師就像上帝差來的善心天使一般。他的愛，散佈在台東許許多多的角落，難怪她和太太上街買菜時，菜販會說：「譚醫師，我不能收你的錢。」當他去修理腳踏車時，他醫過的病人會免費替他服務。台東的原住民更是因感念他的醫治，而用他的名字為孩子取名。

故鄉九十高齡老母在呼喚

譚維義院長默默為台東同胞奉獻了畢生青春歲月，如今他已屆退休年齡，差會希望他退休修返鄉，安享餘年。他的九十高齡老母親也在故鄉呼喚著兒子歸來，她說：「兒子，我奉獻你給神用了這麼多年，現在你年齡也大了，你退休好不好，讓我『享受』一下你在我身邊的日子。」譚醫師這「一粒美國來的麥子」，已在台東發芽生根。默默辛勤耕耘了三十三載歲月，贏得了台東人的信任、尊敬和愛。

這次若不是因著與他同工多年的同事的舉薦，獲得第三屆醫療奉獻獎，他澤披東台灣原住民的佳美腳蹤，從未被報章雜誌等媒體注意過。退休前夕，李登輝總統特頒發紫色大綬景星勳章，表彰他在台灣行醫三十三載，為台東民眾所做的奉獻。李總統推崇他這樣無私無我的精神，足堪世人典範。這些遲來的掌聲，在譚維義眼中都不算太重要。他所看中的乃是一生遵行上帝的旨意，實踐耶穌的大愛！從台灣退休後的譚維義，先回到科羅拉多州陪伴九十歲的母親，他還要到中國大陸山西省鄉下，支援女兒、女婿在那裡的醫療宣教工作。

雖然他一生所從事的是人人稱羨的賺錢行業一醫

生。但他卻只靠基督教協同會每月給他微薄的薪資養家，從未替自己積存任何財富。很多人擔心他退休後，仍然兩袖清風，譚醫師卻說：「我很喜歡聖經腓立比書四章十一、十二節」，『我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這章節正是譚醫師一生恬淡自如，淡泊名利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台灣醫師你在那裡

揮別台灣之前，譚醫師忍不住發出沉重的呼籲：「台灣醫師，你在那裡？」他希望有更多本土醫師願意到偏遠地方去服務。他的未了心願是：希望台東基督教醫院能募集到兩億經費，將現址兩千多坪土地擴建為地區教學醫院，從現今的四十八床位擴充為一百一十床。為台東人提供更完善的醫療設施。林淳明副院長說，當年台東基督教醫院是從外國善心人士所募得的經費蓋的，如今台灣的經濟起飛，人人都有錢，過著富裕的生活，譚院長希望新的擴建計劃，由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來完成。今天生活在台灣的人應該有這份能力了！

「一粒從美國來的麥子 --- 歡送譚院長晚會」，在一曲「願耶和華賜福保護你」的溫馨感人歌聲中即將落幕。譚院長伉儷站上台前接受獻花，台上台下都被淚光模糊了身影。離情依依，台東人心裡萬般難捨，終須一別。再見了，親愛的譚醫師！

Dr. Carl H. Epp 艾可諾醫師

1996-02-03/民生報/21版

醫藥新聞(記者 張耀懋/專訪)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175>

厚生基金會



艾可諾小檔案

艾可諾，加拿大人，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生，加拿大沙斯加芝灣大學醫學院畢業，花蓮門諾醫院內科醫師、社區保健科主任，曾在加拿大自營診所。於花蓮門諾醫院服務前後十九年，擔任社區保健科主任，規劃執行山地巡迴醫療及原住民社區公共衛生改善計劃，親自帶隊義診；並曾擔任許多未婚媽媽的醫療顧問，接生並照顧早產兒、畸形兒；同時建立門諾醫院內科體系。

東台灣醫療資源貧脊，艾可諾深入山區，從根本解決原住民問題，與寄生蟲對抗；在貧病交迫間，背起照護畸形兒與早產兒的十字架，為東台灣建立內科體系。然而，全心奉獻的他，竟疏忽了妻子罹患乳癌.....。「台灣醫師講的話雖然都聽懂了，卻聽起來不太客氣；艾醫師講的話，雖然不容易懂，但是比手劃腳，還是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對病患的尊重。」這是一名謝姓糖尿病患者對花蓮門諾醫院醫院艾可諾的評語。

事實上，不僅病患對艾可諾的看診態度念念不忘，艾可諾看診的精神至今仍為醫護人員津津樂道。跟了艾可諾十餘年門診的護士張秋妹回憶，許多糖尿病患者來看病時，足部已潰爛，遠遠地就可以聞到病足發出的陣陣臭味，一起候診的病患聞到異味，老遠就避開了；有些醫師則蹙著眉，要求病患把腳抬起來，跨在診療椅旁的板凳，隔了幾個身子觀看。但是，艾可諾卻小心翼翼地用雙手將病患潰爛的腳抱起來，放在自己的膝蓋上，仔細端詳；有時，連病患自己都會因為腳臭而不好意思，艾可諾卻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治療肺結核病患絕不戴口罩



艾可諾在門諾醫院行醫的六〇年代，正是台灣山地結核病橫行的時代，許多結核病患不但不受歡迎，且常為親戚朋友排斥。門諾醫院副院長呂信雄說，面對這些當時人見人怕的結核病患，艾可諾看病從不戴上口罩。艾可諾常告訴跟診的護士們、醫護人員要掌握患者的病情，一旦戴上了口罩，不但失去了這些病情訊息的掌握，也讓病患在被孤立、排斥的感覺。若連最後一線的醫護人員都打從心裡排斥病患，不等於將好不容易建立起信心，要接受治療的病患，又趕回自我放逐的孤寂世界中？

身為門諾教會信徒艾可諾，原本在加拿大行醫，無意間，由當時已在花蓮門諾醫院婦產科服務的富瑞生醫師口中，得知台灣東部缺乏內科醫師，他便於民國六十二年間舉家來台，加入門諾服務的行列。在民國六十年代，台灣東部醫療資源嚴重不足，遑論公共衛生。但是，作為內科醫師，艾可諾並不只是坐在醫院裡等著病患上門，而是深入山區，從根本改善原住民的公共衛生問題。那時，常可以看到許多肚子大大的原住民前來就醫，不是他們的營養特別好，而是肚子裡有太多的寄生蟲。起初，醫師只是為他們開開藥、打打蟲，病患的症狀雖暫可緩解，但是，沒過多久，病患又挺個大肚子來就醫。

常參與山地巡迴醫療的門諾醫院社區保健科督導林秀妹說，為了幫助原住民永除「蟲」患，又無法要求所有的原住民到醫院接受糞便檢查，艾可諾與門諾的山地巡迴醫療團只好上山，直接在大太陽底下，就著原住民送來的糞便檢體，在顯微鏡下檢查，以便對症下藥。隨後，醫療團又募集一筆資金，赴各部落逐一為原住民建造廁所，教導原住民保持環境衛生。就這樣，以公共衛生教育深入社區服務，一步一腳印地在山陬海角，與原住民攜手對抗寄生蟲。

義務擔任未婚媽媽醫療顧問

原住民除了健康上的威脅外，家庭與生活上的難題，才是最普遍的困境。由於物質缺乏，許多早熟的原住民被迫提早進入社會謀生，「未婚媽媽」成了原住民社會嚴重的問題，尚未發育成熟的孕婦，自然也不利於胎兒的健康。

為此，艾可諾不但身兼起前花蓮瑪利亞未婚媽媽之家的醫療顧問，將照顧早產兒與畸形兒的任務一肩挑，當做他的義務，更積極地與國際上具公

信力的認養機構連繫，轉介國外熱心人士前來認養這些棄兒；不但解決了原住民少女的家庭問題，也為無辜的新生兒找到新的生命跑道，更避免未婚媽媽因無力撫養嬰兒，釀成惡意遺棄或販嬰的悲劇。在公共衛生之外，艾可諾為台灣東部建立起來的內科系統，也在東部醫療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

那時，有台灣「後山」之稱的花蓮尚未完全開發，醫療資源更是缺乏。在醫事人力極度貧乏之下，許多外科醫師需要兼任內科工作，不但浪費外科人力，且因專精不同，有時讓外科醫師無法對症下藥，病患常常要遠赴台北，接受進一步診斷，十分不便。為此，艾可諾至門諾後，便逐步建立門諾的內科基礎、協助訓練內科專科醫師。

疏忽妻子病情 求員工祈禱

艾可諾無怨無悔地在花蓮全心奉獻，但是，七年前艾可諾夫人不幸罹患了乳癌，對艾可諾無異是晴天霹靂，他深感內疚，自問：教會的每一個女義工，他都幫她們定期檢查，為什麼唯獨疏忽了自己的妻子？在艾夫人手術的前夕，兩鬚斑白的艾可諾立在醫院的聖壇前，懇求全院的員工代為祈禱的一幕，令門諾的員工不禁感動地鼻酸落淚。因罹病的妻子需要靜養，又眼見東部的內科醫師已漸充足，艾可諾帶著妻子告別他黃金歲月所奉獻的土地，回到加拿大。

在與台灣友人的連繫中，艾可諾夫婦總念念不忘台灣的一草一木。他們說，在外出的時候，他們總會留意那一家的窗簾布是捲起來又打結的，猜測那一家可能是台灣人，因為記憶中台灣人是愛把家中窗簾打結的。不幸的是，艾可諾夫人不久前過世了，愛妻的死，讓他對生命的感觸更深。孤家寡人的艾可諾，在加拿大中部開了一家診所，時而與台灣的友人魚雁往返，他問的不止是友人，而是台灣醫療的近況。門諾醫院慶祝成立四十九週年時，他專程回台，許多老朋友、老病人、老同事 都來迎接他，讓他好感動。

他希望把生命中的最後一段，仍奉獻給台灣這塊土地與所有人民；前些日子他再拾起行囊飛抵台灣，他說這一趟來，希望能為台灣正在起步的安寧照護再盡一分心力；爾後，他要深入更深的山，將上帝的愛遍佈在台灣每一個角落裡。

## Dr. Robert Long 龍樂德醫師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3>

### 厚生基金會



基督教教會中有一種「帶職侍奉」的宣教士，他們本身有特殊技能，以此技能，他們到世界各地傳揚基督的福音。宣教士沒有固定薪資，全靠對神的信心生活，他以及家人的基本生活費用，全由教會人士奉獻。

一個協同會宣教士

龍樂德醫師是一位帶職事奉的基督教協同會宣教士。基督教協同會與中國的淵源十分深厚，至今已超過一百年。一八九〇年(清光緒十六年)瑞典人范嵐生(Fredrick Franson)在美國創立「基督教協同會」，同年他率領一小隊宣教團到中國，在中國宣教近六十年。及至中國發生內戰，宣教人員播遷至日本及台灣。一九六一年(民國五十年)協同會開始在台灣東部地區展開醫療傳道，習醫的宣教士一邊學習中文與阿美族語一邊看診。

最初協同會只計劃在東部沿海岸建立巡迴醫療網，但不久便發現醫療網的力量太弱，於是便著手建設醫院。建設醫院，經濟的難題自然是最不易解決的，但經由募款，民國五十九年「台東基督教醫院」正式接受住院及重症病人，展開對台灣東部居民的重要醫療工作。龍樂德醫師(Robert G. Long, M.D.)便是在協同會的召喚下，於民國六十六年來台灣。

龍樂德醫師，美國紐約人，十八歲那年接受基督的信仰，他虔誠的認定「要讓主來決定自己一生的道路」，年輕的龍樂德漸漸感受到上帝的旨意要他去宣教。民國五十八年龍醫師曾來過台灣，當時他與妻子Judy住在琉球，他是琉球醫院的小兒科醫師。

龍醫師熱愛東方，一九六八年，他與妻子在琉球收養了當時才七個月的美韓混血兒，這便是他們的長子大衛。當時適逢越戰，許多醫師顧慮到家庭與孩子的安全不願前去越南，龍醫師夫婦卻帶著三個孩子去了。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這五年龍樂德都待在越南的Da Nang，做小兒科醫院的醫療宣教工作，直到越共進佔Da Nang，龍

樂德才率了家人離開。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龍醫師回到哥倫比亞聖經學院研究所進修。當時著名的佈道家葛理翰牧師從他的著作「天使」一書的版稅中奉獻了一筆基金，指名要在「台東基督教醫院」成立小兒科病房。而龍醫師便在幾

度研商後，透過教會支援來到台灣。在台中，龍樂德夫婦在語言學校學了兩年半的中文，民國六十八年全家搬遷到台東定居，從此將自己奉獻給台東基督教醫院。

我們看看嘴巴裡有沒有米老鼠

今年五十五歲的龍樂德頂著一頭的銀亮白髮，一百八十二公分的身高站立在小兒科的小小孩面前形成一幅有趣的畫面。對於巨人般的龍醫師，孩子們一點都不害怕，由檢查喉嚨開始，龍樂德醫師的一句話：「我們看看嘴巴裡有沒有米老鼠！」，小孩子們立刻被這「美國大夫」的奇特魅力給折服了。

台東基督教醫院的小兒科充滿著熱鬧喜樂的氣氛，牆壁上張貼了彩色的海報，天花板上垂懸著可愛造型的動物、玩偶。有葯水味的壓舌板看過了喉嚨，冰冷的聽診器巡行過胸口，醫生又捏脖頸又按肚子，小傢伙正嚇得發呆時，龍醫師像變魔術般隨手一抽，不知由哪裡抽出一張貼紙來，望著色彩漂亮的小貼紙，小傢伙早樂開了！這樣的看病方式，病人與家屬的心都安了。

但病人之中也不全然是簡單的看看感冒、拉肚的病症。民國七十三年一對夫婦將一名奄奄一息的早產兒送到醫院來，那名女嬰提早了四個多月出生，置放磅秤上，恰好是六百公克。六百公克正是一台斤，大約是三個橘子或兩個蘋果的重量吧？真的是「巴掌大」。這樣的小小嬰兒家屬與醫院都不敢抱存什麼希望，但龍樂德對早產兒及病重兒從來不曾放棄過，他始終執著於「對生命尊重」的理念，奮力地救治每一個孩子。早產小女嬰竟然在龍醫師日夜的努力下被救活了，並且，龍醫師還打破自己不為新生兒命名的慣例，



為小女嬰取名「美恩」，感謝神「美麗的恩典」。小美恩按時回醫院接受龍醫師細心的治療與照料，身體全無殘疾，長的活潑可愛，已經八歲了，她常常回醫院訪探龍醫師。

龍樂德堅持「站在人道的立場治病，而不是站在職業的立場治病」，因為這個理念他曾感染過一場來勢洶洶的急性肝炎。有一年，一名罹患肝膿腫的病人陷入危急狀況，在緊急的情形下，龍樂德明知危險卻仍然毫不考慮的以口對口人工呼吸急救病人，結果他被感染了猛爆性肝炎，躺在病床一個月才復原，而他卻說「沒有辦法，不用口對口，來不及了。」

給張博雅衛生署長寫了一封信

龍樂德暇時喜歡彈鋼琴、插花、照相，他和妻子及四個孩子一直感恩於過著「好日子」，因此龍樂德也希望他最愛的台灣孩子也能過好日子。他發現許多台灣的孩子從未看過醫生，更不用提健康檢查這件事。龍醫師說美國的制度是學童每四年要做一次健康檢查，運動校隊的學童則每年都要檢查一次。

民國七十五年起，台東基督教醫院與世界展望會合作，在台灣南部偏遠地區為「貧困資助童」在學校作體檢。民國七十六年應台東縣賓茂國小校長所請，為全校學童做健康檢查，發現有許多賓茂國小與南部學校的學童罹患各種疾病，不經檢查是無從發現的。

於是，「大膽」又「愛管閒事」的龍樂德覺得有必要為台東縣其他的孩子做健康檢查！於是，他給行政院衛生署張博雅署長寫了一封信，要求衛生署資助台東基督教醫院為全台東的學童做一次健康檢查。龍醫師說，「張署長真好，她答應了！」然後，龍樂德擬了周詳的計畫；成本方面，每位學童是一百元，台東基督教醫院負擔三十元，衛生署負擔七十元，醫療檢查小組的醫師膳食、交通費、各種表格印刷費，部分自理，部分衛生署支援。檢查的項目則包括頭、眼、耳、鼻、牙齒、心、肺、脊椎、肝、脾、淋巴、皮膚、生殖器……等。龍樂德並決定由最偏遠地區的少數學童開始檢查，理由是「他們較少有機會看醫生」。

民國八十年一月到民國八十一年三月，龍樂德及台東基督教醫院的醫師，用了十五個月的時間為全台東一百零一所國小、八處分校、十二處分班

的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九名學童做了健康檢查。台東縣地處深山迷你國小、分校、分班都多，有時候全校才二十多名學生，而分校分班常只有六、七名或八、九名學生，但每一個有孩子的地方都是「翻過這一個山頭」才可以到達的。山路難行，「醫師團」去了南橫公路上的啞口、利稻、下馬、大武附近的森永、大鳥、大竹，每次出動六至八名醫師，大規模時則有十一位大夫，也去了蘭嶼、綠島(這二處尚包含國中學生健檢)。去的地方太遠，走的路太多，龍樂德甚至發出心得之言：「天下最難走的路是越南的路，第二難走的便是成功附近的七塊厝了！」

健檢的結果如何呢？嚴重疾病如肺炎、心臟病、腎臟病、脊椎側彎、疝氣約占健檢總人數的百分之五六，約一千三四百人，其中疝氣的兒童即有四百人左右，這健檢結果令醫師們也心驚！其他頭蝨、結膜炎、耳炎、鼻炎、齒病、疥瘡、癬……根本就是小病了！

醫好他們的傷處

由歷年來醫病的累積經驗，龍樂德知道有些家長對孩子並不關心，同時也體恤有些家庭經濟狀況並不寬裕，在台東基督教醫院訂下了這樣的規定：凡參加本次健檢的學生在回基督教醫院治療時一律八折優待，只收打了八折之後的醫療費用，再加上學生平安保險給付，一個病童其實無需花費太多的治療費用。台東基督教醫院的社工蔡秀卿小姐說：「既使如此，大部分病童仍未回醫院來治療。」到目前為止，一千三、四百名病童中，回醫院做手術及治療的不過四百多人。那怎麼辦？蔡秀卿說：「龍醫師給我需要治療的病童名單，請我打電話追蹤，問病童有否去別的醫院治療？否則請家長一定要帶孩子來醫院！」蔡秀卿很感慨的說：「其實龍醫師設想十分周到，凡是離醫院較遠不方便來醫院的山區國小，只要不是需要開刀的疾病，醫院都一律免費給藥，……」但回到醫院複診或接受進一步治療的病童是那樣的少！

到台灣十五年，在台東定居也已十三年了，龍樂德的四個孩子都在台灣長大，都說一口比他更好的中文，目前三個孩子都已回美國受教育，最小的女兒也將回去。問龍樂德醫師是否也有回美國的打算？龍樂德醫師說：「如果上帝沒有帶領我回去，或許我會一直留在台東，直到退休。」台東人想必希望龍樂德留在台東。而留在台東的龍樂德有什麼希望嗎？龍樂德說：「許多想來台灣偏遠

地區服務的外國醫生都沒法來台灣，因為三年前考試院堅持外國醫生要以中文來參加醫生考試，考試及格才可以取得中華民國醫師執照，目的大概是防止某些國外醫生來台灣開業而有礙台灣醫生執業，但也因此讓許多想要來台奉獻的美國、加拿大醫師無法前來，是不是能想些辦法，將願赴偏鄉奉獻的外國醫生因他們目的不同，而分別處理……」

龍樂德真是一個熱愛台灣的人！被台東人形容為「以行為傳播基督教義」的這名宣教大夫，真正能夠代表台東基督教醫院大門上的兩行字：

「祂醫好傷心的人，裏好他們的傷處」

~ 詩篇一四七:三

相信極多的台東人都會深深感謝，這位被稱為台東「小兒科之父」的醫師，也讓我們向他致敬，希望他一直留在他愛的台東。

**Dr. M. Samuel Noordhoff 羅慧夫醫師**

1996-01-28/民生報/21版/醫藥新聞(記者薛桂文/專訪)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176>

厚生基金會



羅慧夫小檔案

羅慧夫 (M. Samuel Noordhoff)，美國愛荷華州人，生於西元一九二七年，畢業於愛荷華大學醫學院，民國四十八年來台，曾任馬偕、長庚醫院院長。他在馬偕創設台灣第一個加護病房、第一個灼燙傷中心、第一個唇顎裂中心及第一個防治自殺的協談中心——生命線，引領醫界，培育人才，使台灣整形外科醫療水準達世界級地位。近四十年來，他照顧顏面傷殘者、尤其是唇顎裂病人，不遺餘力，除以高超醫術彌補患者殘破的容顏，更為減少他們的醫療負擔多方設法，七十六年捐資三百萬元成立顏顏基金會，幫助病患無數，目前仍任長庚醫院顧問醫師。

慧心巧手彌補愛的容顏

他不只是國內整形外科醫界的先趨，更是國內數十萬顏面傷殘者共同的大家長；他為台灣醫界開創了無數個第一：第一個整形外科部門、第一個加護病房、第一個唇顎裂中心、第一個自殺防治中心……，而他心中永遠的「第一」是：怎麼讓病患得到最好的照顧。

民國四十八年的教師節，美國籍外科醫師羅慧夫帶著妻兒，歷經二十八天的辛苦旅程，來到台北；他就像老天爺送給台灣醫界的教師節禮物，這些年來，他培育人才、創新服務、引領醫療風氣，被許多人尊為醫界導師；而他以一雙巧手，幫助數十萬顏面傷殘患者重獲新生，更是改造他們生命的良師。

篤信基督教的羅慧夫，從小立志要發揚上帝的愛，醫學院畢業後，在密西根州的醫院擔任住院醫師，正思考未來去處時，輾轉收到當時馬偕醫



院院長夏禮文的一封求才信：「當時，我驚了一下，」操著一口流利閩南語的羅慧夫回憶，他感覺這是上帝要他來台灣服務的意思，沒有多想，便舉家搭上飛機。

初抵馬偕，他才知道夏禮文正打算退休，醫院急徵的，何止是醫師，還需要醫院領導人。然而，當年的馬偕醫院不要說比不上台大等一流的醫院，連省市立醫院也比不上；面對醫院數月來發不出薪水、員工情緒低落、工作缺乏效率、一百張病床竟住不到一半病人等百廢待舉的局面，羅慧夫硬著頭皮，接下了這顆燙手山芋。

學了半年台語，羅慧夫正式接任馬偕醫院院長，開始他在台的懸壺生涯。首先，為提振工作士氣與效率，他以身作則，中午從不午休，全心工作，也要求當時普遍在外兼差的醫師專勤看診，並嚴格禁止收紅包的陋習；還向美國爭取更多的器材、藥品和醫療人員支援，逐步提升醫院服務品質。

由於身兼行政和臨床工作，分身乏術，半年後，羅慧夫找來中國醫藥學院管理研究所教授張錦文協助，兩人有計劃地一個個部門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當時馬偕管理根本不上軌道，由一件小事便可見端倪：許多半夜開刀的病患都未付費，原來醫護人員開完刀，太累了，便忘了在病歷上記載，而收費人員是憑病歷計費的；就這樣，一入夜，便成了到馬偕開「霸王刀」的時間。

改造馬偕 為醫療管理制度樹立典範

羅慧夫便與張錦文聯手，為馬偕醫院各項作業一一建立起標準化流程。一年多以後，醫院運作上了軌道，開始轉虧為盈；而這套醫院管理制度，也引來許多醫院仿效，像彰化基督教醫院、公保門診中心，都曾派人到馬偕取經。

改革之路阻礙重重，他們的作法雖為醫院建立起聲譽，也提升了醫療品質，但不少員工並不諒解，四處寄發黑函攻擊兩人，還譏笑張錦文當「美國人的走狗」，甚至連醫院董事會有時也不支持他；好幾次，兩個人挫折到極點，便偷偷跑到院外，相對垂淚。

不過，眼淚一乾，羅慧夫幹勁又來了。他在馬偕十七年院長任內，先後創設了台灣一個加護病房、第一個灼燙傷中心、第一個唇顎裂中心，以

及防治自殺的協談中心；這些創舉都對台灣的醫療環境加予前瞻性的啟發作用，各醫院也紛紛跟進。

「做這些事，錢，其實不是最重要的。」羅慧夫強調，儀器的花費有限，困難的是觀念的建立、人員的訓練；他篤信，「人」才是決定醫療品質優劣的關鍵。現任台北長庚醫院院長陳昱瑞便指出，羅慧夫格外重視人才培育，從不吝於把所知傳授他人，他甚至希望學生比他更好，因此常送屬下、員工出國進修。

馬偕老員工都記得，在羅慧夫爭取下，早年院內的醫師、護理人員、病理、檢驗人員幾乎都曾出國受訓，甚至當院方經費不足時，他還自掏腰包，提供獎學金；即使他後來轉到長庚醫院服務，仍不改此作風，今天國內整形外科在國際享有盛名，連歐美醫師都要來台灣實習，羅慧夫培育人才所費的心血，功不可沒。

更教人感動的是，他要求醫療人員不僅技術要好，更要有醫德；他總是告誡他的屬下，要提供病患身、心、靈的全方位醫療，醫師不是只把病治好了，就算盡到責任，更要關心病患，甚至重視家屬的感受，不要讓他們在病痛之外，還得承受不必要的折磨。

陳昱瑞記得，一次，他因開刀延遲了門診時間，讓二十多名病患枯候兩個小時，羅慧夫知道後，即不假辭色地責罵他，手術雖然也是救人，但若非十分緊急的情況，怎可為了一名病人，而讓二十幾個同樣需要照顧的病人空等？陳昱瑞從此以此自惕。

還有一次，在開刀房中，一名醫師縫合傷口稍有瑕疵，羅慧夫堅持要他拆線、重縫，因為這條線一上了病人的臉，就跟定了他一輩子，絕不能馬虎行事。久了，大家都知道，這就是羅慧夫，堅持讓病人接受最好的照顧，即使得罪人也在所不惜。

這種處處以病人為重的行事作風，早年在台灣醫界並不多見；一次，他為一名腦畸形兼唇顎裂的幼兒動手術，小病患情況很不穩定，術後當天半夜病情即轉危，而值班醫師卻怕吵醒院長，不敢叫他處理，病人不久去世了。這次經驗成為羅慧夫行醫生涯最深的痛，從此，他總殷殷告誡醫療人員，把病人安危擺在第一，醫師本就該隨時回

應病人，不能因時間、對象而有差別。

一雙巧手 為唇顎裂兒換新貌

身為整形外科醫師，一身練就的刀下功夫及對真、善、美的要求，羅慧夫最想盡力的是，以一雙巧手、一份細心，去彌補先天的缺憾，讓生命更加完美。幾十年來，羅慧夫一直對顏面畸形傷殘患者，尤其唇顎裂矯治，投注最多的心力。他說，台灣早年顱顏畸形患者眾多，醫療資源又缺乏，加上觀念不正確，多半未獲治療，病人只有躲在畸形的面具背後，悲慘過一生。

許多醫療人員還記得，早年家長往往將俗稱「缺嘴」的唇顎裂病因，歸罪於孕婦懷胎時犯了沖，而受到報應；讓這些無辜小孩帶著缺陷、詛咒和自卑感長大，卻不知唇顎裂原來也可矯治。為此，民國五十三年他毅然回美受訓兩年，專攻整形外科。

當時，台灣幾乎還沒有整形外科醫師，顏面傷殘矯治多由一般外科醫師操刀，由技術不夠精細，很容易留下疤痕，羅慧夫的精良技術傳開後，許多病患遠從中南部來求醫，他常須加班開刀。張錦文說，當時一般醫院一個月下來，頂多開幾個唇顎裂病人，而羅慧夫服務的醫院，往往是一天排上十幾個。

由於許多唇顎裂患者家庭並不富裕，而這類矯治手術得分三、四次，才能大功告成，醫療花費動輒數十萬，病家常負擔不起。曾任長庚醫院社工員、現為顱顏基金會執行長的王金英指出，羅慧夫不僅自己掏腰包，幫助病人，也常代病人向社會服務部門求援。

在長庚醫院服務時，羅慧夫甚至主動向社會募款、向院方爭取經費，提出清寒病患優惠就醫專案，幫醫院當起「散財童子」，主動發文給全國各鄉鎮，要求轉介病患，許多病人因而受益。雖然，他也因此惹來長庚「獨占」病人之譏，但他只在乎病人是否得到應有的照顧，這些毀譽全不放在心上。

捐出三百萬積蓄 成立顱顏基金會

然而，救濟終非長久之計，且除了醫療之外，也須社會教育的配合，才能改變這些病人受歧視的

艱苦處境。因此民國七十六年，他捐出三百萬元積蓄，成立羅慧夫顱顏基金會，不僅提供醫療費補助，也以教育病患家庭和一般民眾為己任，宣揚唇顎裂應盡早矯治的觀念，同時呼籲大眾以平常心接納、擁抱顏面傷殘者。

全民健保開辦後，已掃除顏面傷殘病患就醫的經濟障礙，羅慧夫主持下的顱顏基金會，也轉向注重協助患者的心理調適，計劃成立國內第一個顱顏傷殘者心理復健中心，提供唇顎裂和顏面傷殘者一處庇護所，避開外界的歧視眼光，讓他們重整身心、學習適應社會的技巧，以幫助他們重新走入人群。

接近羅慧夫的人都知道，幾十年來，即使貴為院長，他在台卻只有租屋而居，開的是國產車，穿的是一、兩百塊一件的成衣。但只要知道病人需要，拿出半生積蓄，眉頭也不皺一下。許多病患感念他的恩情，送來各種謝禮，他一一退回，這些人有的後來有了能力，便效法他，以他的名義設置獎助金，回餽社會，成就自己與羅慧夫共同的心願。

回想當年來台，滿頭金髮的羅慧夫意氣風發，如今已兩鬢霜白，他的台語和他的手術一樣有名；他還沒打算告老還鄉，頤養天年，每天都像和自己賽跑，挖空心思，甚至比多數病患更早體認到他們的需要。他說，「只要還能開刀，只要我的『同胞』還需要我，我就不打算停止工作。」他的同胞正是台灣人啊！



## Ms. Bonnie Dirks 德樂詩護理師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139>

厚生基金會 (記者 黃政雄/專訪)

### 全人關懷的護理師

如果你習慣了在大都市的豪華高級大廈肩穿梭出入、上班下班，當你來到坐落於台東市近郊開封街的台東基督教醫院時，你會有點不習慣它的樸拙與略帶土氣的外觀和內部設施。如果你曾經在南部小鎮小鎮待過，當你看到「東基」的前院、後院茂密的樹叢、狹窄的走廊、擠滿了民眾的門診處時，你會有一見如故、擁抱鄉土的感動。



這所基督教協同會創建於一九六九年的小鎮醫院，至今已有廿六年歷史，醫院內擁有好幾位「阿督仔醫生、護士」他們因對待病人有愛心，而被當地人稱為「上帝的醫院」。和大型醫院比起來，它的規模是小了點，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牙科……樣樣都有。院裡醫生不算多，卻已有四位獲得醫療奉獻獎。這項殊榮肯定了「東基」廿多年來的耕耘與奉獻。三樓的病房有卅幾間，處處窗明几淨，產房更有特色，每個房間所呈現出的顏色都不一樣。有淺綠、淺紫、淺粉紅……從床單、被套、窗巾直到櫃子、椅子，都是同一色系，這是美籍護理主任德樂詩為了避免病房給人森冷、嚴肅的感覺，所精心規畫設計的。無怪乎，台東人搶著要來「東基」住院生孩子。這裡的婦產科醫生醫術高明、護士服務態度好、病床溫馨舒服，亦是主要原因。

### 一生歲月獻給台東

提起護理主任德樂詩，病人無不豎起大拇指，稱讚她真是個負責人、有愛心的護理人員。人家說她是留守病床邊最久的守護者，因為她始終秉持一個信念：護士在病床邊照顧病人的時間愈長，病人痊癒的速度就愈快。這位滿頭銀絲的護理主任——德樂詩，是「東基」四位醫療奉獻得主之一。民國五十二年來台灣時，她才卅出頭。她幾乎把一生的青春都奉獻給了台東人。

德樂詩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她的故鄉在美國奧勒岡州。她的父親是牧師，家裡經常有宣教士進進出出，有時還住在她家中。小時候的她就非常傾慕宣教士，小心靈中經常盼望他們來家中拜訪，

好讓自己能多接近他們、了解他們。在那些宣教士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兩家人，其中之一就是曾在花蓮門諾醫院行醫多年，擔任院長的薄柔纒醫生伉儷。高中時他開始接受護理教育，她的心願就是有朝一日能到中國大陸當宣教士。畢業後他進入聖經大學，然後在醫院內從事護理工作幾年，學到很好的臨床工作經驗。後來又有機會再唸書取得護理學士的學位。

中國大陸淪陷後，她無法前去當宣教士，於是她便向上帝禱告，希望明白上帝要差遣她到那裡傳福音。後來她加入了協同會來到台灣工作。第一年她在台北學中文，第二年就到山清水秀的東海岸——台東。從此就在這裡待了下來，卅年過去，她常自詡是個熱愛台東的台東人！初抵台東，到處都是石子路，幾乎連一條柏油路都沒有。德樂詩看到偏遠地區的環境很差，醫療設施落後，便選擇在距離台東市七十公里的新港（今稱為成功），與幾位護士成立了診療站，服務當地的阿美族原住民。她教阿美族婦女基本衛生常識，以她專業護理知識幫助她們做醫療處理。遇到產婦臨盆生產時，她還得提著醫療箱趕去原住民家當接生婆。

德樂詩回想三十年前在台東鄉下設立的診療站，一切都非常簡陋，沒有消毒鍋，沒有電爐、瓦斯爐，每當要消毒針筒等醫療器具時，她得練習在土灶裡升火，用鍋子將水煮開，權充消毒鍋。當然那時也沒有冰箱可用，德樂詩要天天上菜市場買菜。她覺得那段日子在台東鄉下工作，物質條件雖然很差，但日子簡樸，生活挺有趣的。「一塊瑪瑙藥皂，就是皮膚病患者最好的洗澡用品。」德樂詩說道。為了和阿美族人打成一片，更能深入他們的生活，德樂詩除了中文之外，還學會了阿美族話。這對於一名外國人來講是挺不容易的事。

### 放在抽屜的小庫拉斯

談起成功鎮早期醫療歲月，有兩樁關於山地小嬰兒的故事，讓德樂詩印象至為深刻。有一天清晨五點多，一對年輕的山地父母戴著出生才三個

月的小「庫拉斯」，著急地來按門鈴。這個嬰孩是德樂詩接生的，現在患了肺炎正發著高燒。她先給嬰兒服點抗生素和阿斯匹靈，並教孩子的父母用冷毛巾給嬰兒降體溫。到了下午，孩子的情況愈來愈遭，她覺得非送醫院不可，可是送到台東需兩個小時，送到花蓮基督教醫院得花上六個小時，而嬰兒的父母又沒錢坐車，也付不起醫藥費。她想了想只好親自照顧了！

她把小「庫拉斯」放在她家中唯一的大抽屜裡，晚上睡覺時就擺在她身邊。德樂詩當時卅二歲，自己沒做過媽媽，這時卻發揮母愛極致精神，徹夜不眠地照顧嬰孩，並為他禱告。說來奇妙，原本病情頗重的庫拉斯，隔天燒竟退了。在她悉心照護下，不多久慢慢康復了。德樂詩說，小「庫拉斯」是她的第一個「住院病人」。

「卡吉士」的故事同樣是個神蹟。有一位產婦因為難產非常痛苦，家人急急忙忙跑來醫療站拜託她去「看診」。她提著醫療箱趕到時，產婦已經痛的暈厥過去了。德樂詩打電話請在台東市看門診的譚維義醫師趕緊過來援助。「那時心裡急得不得了，好像等了幾年譚醫師才來到。」

德樂詩回憶當時的情景說道：「產婦在等待的這段時間，幾乎沒有胎心音了。」她不斷為產婦禱告，一面為她量血壓。好不容易譚醫師的「非快車」終於趕到。經診斷，他們又緊急開車把產婦送到台東市的聖母醫院。大家都不敢抱著希望，因為胎兒好像沒有動靜了。

出乎眾人意料，隔日，暈過去的產婦竟又有了肚子痛的感覺，不久把嬰兒生了下來，母子均安。孩子的父母非常感激，就把這個小男孩，取了譚維義醫師的阿美族名字——「卡吉士」。有趣的是，連譚醫師自己都不知道這件事。直到廿幾年後，有一位車禍骨折的青年，被送到「東基」開刀，家人聊起來，德樂詩和譚醫師才知道，這位阿美族青年，原來就是當年他們曾經在很危急的狀況下，送到台東市分娩的婦女所生的小孩。

當時台東只有省立台東醫院和幾家小診所，根本不敷需要，而來診療站求診的病人愈來愈多，而遇到需要檢驗、開刀的病人，除了轉診毫無辦法。於是在民國五十八年，德樂詩便協助譚醫師完成共同的心願，在台東市成立了台東基督教醫院。她們本著耶穌基督愛世人的精神，為患者治病，也關心他們的靈魂，傳福音給他們。

### 上帝的醫院

隸屬基督教協同會的「東基」有兩大特色，全體工作人員都是基督徒，原住民員工又占大部分。他們依著聖經哥林多前書所述：「我們是與神同工的」，「TEAM」正是協同會的英文標誌。他們所發揮的正是以耶穌基督的愛心，做「團隊的事奉」。台東人稱「東基」是上帝的醫院，因為在這裡可以看到上帝奇妙的愛和奇蹟。

很多罹患重病者，有些醫院不敢收留，但「東基」接納了他們；有些付不起醫藥費的急症患者，只有「東基」肯本著愛心先醫治再說。曾有嚴重車禍的病人，膝蓋骨幾乎跌碎了，別家醫院宣布截肢；送到「東基」後，這裡的基督徒醫師，細心地為病患「修修補補」終於使他保住了一條腿。因此有很多很多病人，從「東基」出院後，他們也成為了基督徒，因為在他們這裡看到也接受了上帝的愛。

在「東基」擔任護理主任的德樂詩，院裡的員工喚她「德教士」、「德大姊」或「德阿姨」。她常跟手下的四、五十位護理人員說：做護士很辛苦，若沒有愛心和耐心很難把工作做好。她認為護士在病床邊照顧病人的時間之長短，和病人痊癒速度恰成反比。她自己總是以身作則，常守在病床邊照顧患者，她也要求護士要做到。

「護士並不是只會給病人打針、吃藥就夠了，更要懂得認識病人的需要。」德樂詩說道。早期與她共事的護士都還記得，德樂詩親自教護士要為病人擦澡、導尿、剪指甲、遞便盆、翻身，千萬不可嫌髒或嫌麻煩。護士能做的事，就不應推給家屬做。這種「全人護理」的觀念，在今日的醫院裡已經不多見了。

### 她是掃瞄機

目前在一樓擔任門診護理長的高梅嬉，在「東基」工作了將近十年。她非常佩服德教士的工作精神，她說雖然德教士對護士很嚴格，要求很高，但大家看到她美好的榜樣，總是心服口服，對她十分敬重。

「我還沒來以前，就風聞她非常嚴厲，會當面指責人。與她共事後，發現她是個很有責任的人。對護士嚴格，對病人很好很親切，她不但關心病情，也關心病人的身心靈。常為病人禱告！」阿美族的高梅嬉說道：「她工作效率很快，跟她配



合，步調也要學會快一些。她經常一、二、三樓走來走去，巡病房也到各單位與護士打招呼，看我們工作做的怎樣，所以有人稱她為『掃瞄機』。」

終身未婚的德教士，在工作時很嚴肅，但下了班她也有很溫柔感性的一面，她很喜歡下屬找她聊天，有困難時也可以找她幫忙。每年聖誕節她會親自做很多很多胸針或其他手工藝品送給護士們。有一次她親手做了六十幾個胸針送給護士，每個人收到都好感動，覺得比她去買來的禮物更加珍貴。

「每逢同事生日時，她會寫卡片給對方。她把病人和同事都視同家人。」排灣族的賴佩歆是台南明惠護校畢業的。七十三年來「東基」服務後，在這裡結婚、生子，她看到這裡的基督徒醫生護士這麼有愛心，心裡很受激勵，工作就算辛苦，也願意待下來。她還說：「德教士待我們就像媽媽或姊姊。她很關心病人，常幫病人禱告，她也很喜歡我們帶著吉他等樂器，去病房為病人唱聖詩。這時候她會從樓上下來加入我們一齊唱。病人都很喜歡她，很尊敬她！」

有一位排灣族的小男孩周文賢，七、八歲時患腎病症候群，小小年紀水腫、高血壓，出入住院好幾次。有一次非常嚴重還住院開刀。德教士照顧病患就像對待親人，這位排灣族小男孩，很得德樂詩的疼愛，她幾乎把他看為乾兒子，周文賢也很喜歡德教士。他的家人非常感謝在「東基」有像德教士這麼有愛心的護理主任，照顧他們罹患重病的小孩。周文賢如今在苗栗就讀國中，常常寄卡片、寫信給德教士，寒暑假也會抽空回來看德教士。

獎勵在天上

卅年前德樂詩踏上台灣東海岸這塊美麗的淨土時，還是個年輕美麗的美國姑娘，如今她滿頭銀絲，即將屆臨退休年紀。她終身未婚，幾乎把一生的青春歲月都奉獻給了台灣。一九九四年，德樂詩獲醫療奉獻獎。台東人都認為實至名歸，與有榮焉。德樂詩自己倒以平常心看待，她覺得得不得獎都沒關係，她所做的是天國的事業，世人的掌聲並不重要，因為「獎賞在天上」。「我非常喜歡這裡的人，台灣真是一個美麗的島嶼。尤其是早期我剛來的時候。那時物質環境不好，東海岸的原住民要看病時，需要長途跋涉，大部分

的人都很窮，無法支付車資，要走很長路才能到醫療站。但那時的台東空氣清新、水質乾淨，沒有污染，真是個好地方。」

「如今台灣已晉升為已開發國家，我很慶幸看到台灣在很多方面都有進步。雖然語言、文化不同，但我在台灣這卅多年與這裡的人朝暮相處也學到很多東西。」德樂詩露出她天使般的笑容說道。看到台灣在醫療上亦有很大的進步，德樂詩感到很欣慰，她希望會持續進步下去。她最大的心願就是，期望看到台東能有一所高品質的護理學校，讓原住民女孩能在自己所生長的環境中接受護理教育，將來能為她們自己最了解的同胞服務。

「東基」四位獲得最佳醫療奉獻獎的四位得主：譚維義醫生、德樂詩護理主任、小兒科專家龍樂德醫師、現在的院長蘇輔道醫師，他們幾乎都把最美好的青春歲月奉獻給了「東基」這所「上帝的醫院」。為提供台東縣民更高品質的醫療照護，為台東訓練保母，他們共同的願望就是：親眼看到「東基」能募得基金，擴建為擁有一百一十床的教學醫院。公關社工人員蔡秀卿說道：「本院大部分門診，幾乎天天客滿，很難掛到號。像小兒科、婦產科等，經常是一號難求。很多人排隊等著要給本院醫師看。產婦更是希望能到這裡住院生產。」因此病患時常反映，希望東基能擴大服務層面，除了擴院之外別無方法。德樂詩認為，現在台灣人很有錢了，我們不能再依賴外國的奉獻。她相信，只要努力、只要團結合作，在台東設立護理學校、擴建「東基」的美夢，不久的將來，應該可以實現！

## Mrs. Susan Kehler馬素珊護理師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136>

厚生基金會（記者丁玫琦/專訪）



何處是故鄉

花蓮城裡的人都知道馬護士，花蓮的原住民也都知道馬護士。他們知道馬護士會說一口流利的國語，知道馬護士會騎著電單車穿越大街小巷。下雨天也阻攔不了她，只需穿上塑膠衣褲，就能上街辦事。她們還知道馬護士日以繼夜的工作，她對原住民們的愛心，就像那位手提煤油燈，在戰地的深夜裡，衣不解帶地巡視傷患的南丁格爾一樣。可是很少人知道馬護士初抵基隆港時，是如何怯生生地跳上一隻小艇上去的。雖然那時的她已在加拿大教過兩年護校，不是完全沒見過世面的年輕人。

那是一九五七年十月，一艘來自北美的貨輪在太平洋裡航行了二十二日，終於抵達了基隆。船長對她說，你要跳上這貨輪旁邊的小艇上去，它會送你上岸。年輕的馬護士望了一眼起伏的海浪，說什麼也不肯跳，她要等朋友們來接，雖然從未見過面，但她對他們有信心，基督教門諾會說好的，會請教友來接。船長說，妳朋友就在那小船上，他們接你來啦！這樣，她才跳上小艇。

來到基隆，雖說是為奉主召喚而來，但她對故鄉和親人的思念，使她經常坐在岩石上，望著無際的海洋，告訴自己說，那邊就是加拿大，海水可以從這裡流去那邊，又可從那邊流回這邊，家也不算離得很遠。有些時，獨自漫步，為的只是想將心中那份難耐的孤寂揮去。那天下了船，便去餐館，已經很餓了，要不是朋友建議用湯匙，只怕從餐館出來時，非僅不飽，反而更餓。原因是不會用筷子。

以人道精神展開對神的侍奉

那麼多事都得去適應，語言不通，就格外容易叫人思鄉。為了在外國做聖工，教會規定她必須身體健康，還得受過良好的教育，因此年輕時起，她就努力準備自己。她進入了聖經學院及學習護理。一九六四至一九七〇年，分別利用年休的時間，去美國獲得社會科學的學士學位，及護理教育的碩士學位。

她總是提醒自己，她只是台灣的客人，不要以

為理所當然，大家都會聽她發號司令。就這樣，她用人道的精神，展開了對神的侍奉。有人對她說，花蓮是台灣的西伯利亞，兩年後她去了花蓮，竟發現這是台灣最美麗的一塊土地，不自覺的，她便愛上了那裡。在這兩年中，她在台北學習國語，一週七天，每天上課五小時。老師還指望她每上一小時的課，回家得做兩小時的作業，因為她十月才入學，比同班同學晚了一個月，險些跟不上進度。上課的第一天，來了位新老師，不知她是位新學生，還對她說，妳一定得加倍努力，妳已經落後太多啦！聖誕節到了，她決定自己上街採購禮物和過節的用品，她想，這可是個練習國語的好機會呀！能不能在這裡立足，就看這舌頭有沒有造化了。頭六個月進步很大，但後來開始學造句，卻真是了命。

有些日子，她恨不得將書本扔在地上踐踏。還有幾次差點沒將書本撕掉，回加拿大去，永遠不再回來。中文實在太難學了。有些神職人員只需學一年中文，但她卻得學兩年，因為她要興辦護理學校。學業結束後，終於來到了花蓮，在門諾會基督教醫院擔任訓練護士的工作。首先就得招學生，那地方不大，人口也不多，上哪兒找學生呢？有人建議，不如先訓練醫院裡現有的護士吧！當時那些護士並沒受過正式訓練，最多不過是現在的護佐而已。醫院裡一共有十三位護士，她親自面談，一共有十位希望進入這即將興辦的護校。才上課，就有三人退學，不過後來又都重新回來。護校的課程，與一般學校不同。譬如，她沒開國文、歷史和地理班，當然也不上三民主義。她全力注重在護理課程上，諸如護理學、基本護理和解剖生理學等。

學生聽不懂國語

這些學生常常聽不懂課，使她不得不自怨自艾：老天啦！這兩年的國語看來是白學了，不然學生們怎會聽不懂呢？每天她都比手劃腳地教課，學生們也就坐下面，一知半解地瞎猜。那樣教書，說多洩氣有多洩氣。直到一天她鼓起勇氣問學生，是不是我發音不正？還是我造句有問題？要不妳們怎會聽不懂？一位學生回答，老師的國語雖不太靈光，但那並不是什麼太了不得的大問



題，問題出我們自己身上，因為我們大多數不會國語，只會山地話和日本話。馬素珊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她們是外國人遇到外國人！這樣過了半年，學生們雖學了不少國語，糟糕的卻是馬護士學了不少她們的口音。後來有人還取笑她，說她講的國語不倫不類，而她只有自我解嘲地回答，那你得去找我的學生才行，我的國語是她們教的。

為了尋找中文教材，她走遍了花蓮也找不到一本。有人建議，何不去台北試一試？那兒書店多，說不定能找著。去了台北，的確也找到了幾本，但都不很理想。她不禁納悶，那些正規的學校要是沒有教材，怎能開班呢？他們的教材是哪來的？於是她四處打聽，結果發現都是老師們自己編的，藏在抽屜裡不借給人。雖然當時還沒有保護智慧財產權這種時髦玩意兒，那是他們的財產，除非人家同意，不然是拿不到的。幸好來台灣時，她帶來了一些最新出版的護理書籍，這下正可派上用場。於是便依照書本編寫摘要，又請她的國語教師將摘要譯成中文，她再照著這摘要講課。起初的四年，白天教書，夜裡寫摘要，一天得工作十六小時。

興辦學校不是件容易的事，後來最大的困難不是缺乏學生，也不是缺乏師資，而是無法在政府註冊。依政府規定，一個學校必須要有操場，可是他們沒地，更沒錢，這樣的無米之炊真難為了她。當時她怎麼也想不通，分明是要訓練護士，要那大的操場幹什麼？另一項規定更令她不知所以了，那便是政府要指派一位軍訓教官住在學校裡來負責軍訓。她滿頭霧水的問，護士還得學會怎麼打機關槍，怎麼扔手榴彈嗎？此外，他們還得為教官蓋間宿舍。錢從哪裡來，這條件真難辦哩！就是為了這些規定，門諾會醫院的護校，無法通過正規的管道辦理註冊登記的手續。

雖然在這方面沒有順利的解決方法，但在另一方面卻頗有斬獲，他們得到了鄉村復建委員會一筆很大的捐款，准許他們增建醫院的病房，交換條件是他們必須負責山胞的保健醫療工作。那時原住民有七個主要的部落，請他們挑選初中以上程度的年輕女孩來接受護理訓練，送來的人選中，再由院方決定收錄那些人，每期錄取九、十個人，算是很小的一班。這些年輕學生後來便成了醫院的護士，她們能與來自山裡的病人交談。

一年又一年，護校提供了這三年一期的教學課程後，卻發現學生們都太年輕了，不會靈活運用所

學到理論，於是便將三年的課程增改為四年。六〇年底，政府開始審查各護校資格，因為他們沒註冊登記，便面臨被封校的危機。政府要他們在五年內將學校結束，以便讓已入學的最後一班，順利畢業。一九七三年最後的一班護士拿到證書後，護校就停止招生了。可是他們與政府達成協議，門諾會護校畢業的學生們，可以參加其他註冊護校的考試，考取了便可領得執照。遺憾的是她們很多都不敢參加考試，其中當然也有例外。一位接她工作的學生，自美國印第安那州，獲得護理學士學位，另外至少有二十五人取得了護士執照。花蓮護校結束後，馬素珊應聘去馬偕醫院教授護理。每隔一週，教兩天半的課，一天九小時，用中文教九堂課，工作非常辛苦。她也與馬偕醫院講好，准許門諾會的學生入學，那時轉去的，共有十八人。

除了教護理外，她還作了許多護理品質管制的工作。一九七五至一九八〇年間，她擔任門諾會醫院的護理主任，一九八〇年在台灣與Rev. Peter Kehler結婚後回去美國。她在那裡教書，在那裡作醫護工作，幾年後才回加拿大，擔任一間頗具規模的大型老人院院長的職務。她的先生彼得，以前也是門諾會差遣來台的宣教士，曾經為原住民及癲瘋病人作過很多工作。他能講一口台語，卻不會說國語。誰都知道馬護士一句台灣話也不懂，因此常有本地朋友問，那你們兩人在家裡怎麼對話呢？朋友幾乎都忘了他二人的母語是英文。

大家喜歡門諾會的護士

所有自門諾會護校訓練出來的護士，都找到了工作，因為她們受到的是一流的專業訓練。全台灣的醫院爭著要雇用她們，至少有六位護士還擔任手術室裡的麻醉工作哩！在護校裡，馬護士特別強調對病人要和善，雖然如此，她並未忽略教育及知識的重要，每位學生都被塑造一個現代的南丁格爾。若是問病人，你們為什麼喜歡門諾會的護士？他們一定會說，因為她們具有同理心。病人絕不會說因為她們護理知識豐富，而是說，她們待我好，她們了解我的痛苦。當然這便與她們所受到的教育有關。馬護士說，同理心來自上帝，再由這些護士手中傳遞出去。

每年聖誕節，都是一個介紹神的好機會。有一年，兩位不信上帝的學生，看了教堂裡放著的

道具，看了聖嬰和馬槽後，才知道神愛世人，甚至賜下祂的獨生子，教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的意義，回去便信了主。

又有一年，一位全身上著石膏，躺著動彈不得的原住民，請人將他推來教堂。他要看聖誕節的裝飾，還要聽聖樂，那天他提了許多問題，教會姐妹們一一為他解答，讓他歡歡喜喜地回去。這麼年來，護士們似乎並未因信基督教而受到困擾，主要是當時長老會在山裡已很普遍了，那也是基督教的一支，基本上與門諾教是不相衝突的。

現在回想起來，倒是有位十六歲的黃姓學生，在入學時曾對她說，我媽媽只許我來唸書，不許我來信你們的教。當時聖經是護校的教材之一。那學生說：「哼！即使唸了聖經，我也不會信你們的教。」三十多年後，她向馬護士道謝，感謝馬護士將基督介紹給她，並承認當初她的心裡充滿了叛逆。她說馬護士邀請我去教堂聽福音，在我心裡播下了種子。馬護士從未將自己的信仰硬塞給誰，但卻為了上帝結了果子。現在那位女士正用同樣的耐心，在為她先生祈禱。

剛去台灣時，門諾會醫院只有二十七張病床，現在有了二百零六張病床，到了一九九五年將增至四百到五百張病床。離開台灣近十年後，馬護士與先生一九九一年又回到了台北，她每週去花蓮教兩天書，直到一九九三年才回加拿大，在加拿大作許多義工。最後兩年在台灣，他們還與七十多位門諾護校畢業的護士聯絡，門諾會一共訓練出一百二十五位護士，約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還繼續從事護理工作，或社工等相近行業。其中一位最後一屆的畢業生經營一家養老院，許多同學們在她那裡工作。這件事令馬護士感到非常驕傲！

不同的文化，擴張了她的視野

記得剛來花蓮時，她與另外兩位來自加拿大的護士，決定自己動手作家事，免得被人當作是有錢的美國人。那年頭，一般人都不知道有個加拿大，只要聽說是北美來的，就管你叫作美國人，而大家總是認為美國人有錢。誰知這個決定並不討好，沒幾天就來了幾位太太問，妳們為什麼不願意雇用我們？她回答說，我們不願讓人誤以為我們是有錢人，對方說，但是我們需要工作呀！於是她們便雇了一位太太來照顧她們的家務，每

天一早九時上工，下午五時收工，中午還可回家去為家人作飯，不但賺了錢，還兼顧了家庭，可算是一舉兩得。後來那位太太又請求她們也雇用她女兒，以幫助改善她家經濟，因她先生患了肺結核，不能工作。他們也答應了。那位太太烹調手藝高明，每中午吃中餐，晚餐則是西菜，早餐總是吐司和咖啡。有時到了山裡，也吃鹹菜和稀飯。

台灣人吃東西是有講究的，這點她可知道得很清楚。有一天，一位朋友來她家探訪，她烤了菠蘿蛋糕請他吃，但他只肯吃蛋糕喝茶，不肯吃蛋糕喝咖啡。原因是台灣人相信食物有「陰陽」，冷熱不能混在一起吃，但究竟什麼是陰？什麼是陽？她也搞不清楚。不同的文化，擴張了她的視野。一個二月天，太陽出來了，屋裡沒暖氣，還是很冷，護士和學生們都跑到屋頂上晒太陽。要把一個冬天的寒濕驅走，她也跟上去。但令她納悶的是，為什麼每個人既要晒太陽，偏又撐把洋傘將陽光遮住？她問學生，她們捂著嘴偷偷地笑，原來是怕晒黑。有位女孩說，我們要有妳那麼白就好啦！這可奇怪，像她那麼白有什麼好看？她還恨不得將皮膚晒成巧克力色哩！

來台後的第一個聖誕節，那日天空飄著細雨，她獨自走在街上。從這頭走到那頭，見不到一棵裝飾好了的聖誕樹；從這條路走到那條街，找不到一張聖誕卡。頓時她覺得好寂寞！好寂寞！雖然她知道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會有感到寂寞的時候，但那個聖誕節卻勾起了她無限的鄉愁。

對台灣無限思念

這些年後，再回到西方，連牙膏都不會買。在花蓮，走到店裡，只要問聲老闆，哪種牙膏好呀？他便會熱心推荐，有次還拿了一管牙膏，告訴她說這是外國貨哩！她拿來一看，全是中文，怎會是外國貨？問那老闆，老闆笑了，才知她看得懂中文。

現在買牙膏可沒人為她出主意，更別提去洗衣店用投幣洗衣機洗衣了。頭幾回實在沒法子，只有將衣服拿回家來，在浴缸裡清洗，再拿出去晾乾，就跟在台灣請人洗衣那樣。回來後，星期去教堂，發現沒人和她打招呼，讓她很不習慣。在花蓮，走在街上見到的都是笑容，不論信不信主，都很客氣。尤其在醫院裡，每個人見面都會



打招呼，這種時候，就令她禁不住地思念起台灣來，連當初許多文化上的差異，她也不在意了。

剛去台灣時，朋友們喜歡問她的年齡，這在西方是忌諱的，起初她瞞著不說，後來會隨便說個數目字打個哈哈。她最喜歡告訴人說，才十二歲哩！雖千小心、萬小心，多少年下來，還是被人知道了年齡。因為她告訴了別人她的生肖！每逢穿件新衣，有人來讚美，接下來便會問，多少錢買的？這又是一個西方忌諱的問題，她也應付過來了。

如今她回到了加拿大，住在一個美麗的小城裡，再也看不到那些純樸的原住民朋友，那些深具愛心的護士們，再喝不到她最喜歡的酸菜湯，她覺得好像到了外國一樣。她常常問自己，究竟哪裡是故鄉？台灣還是加拿大？她的心懸著太平洋的兩岸，兩邊都有她失去的青春歲月，兩邊都曾是她夢中的家鄉。偶而她會驅車來到鄰近的小城，看著一片汪洋，自己告訴自己說，水的那邊便是花蓮。於是會扔一朵勿忘我在水中，讓花兒帶去她的思念，而午夜夢迴時，卻早已分不清何處是故鄉了。

籃瑪烈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一家數代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從小她即決定和父兄一樣，跟隨基督，為發揚基督的光和熱而努力。然而，這個心願卻在妹妹的一場大病後幻滅了。「那時我十四歲，妹妹九歲。」「她從小就聰慧可人，小小年紀卻罹患了腎衰竭，住院成了家常便飯。」那幾年裡，只要妹妹一住院，週末時她和媽媽就得進城照顧。看多了妹妹在病榻前掙扎的辛苦，她想：基督教我們做善事，卻救不了妹妹，還不如改讀護理，為病人療傷止痛來得實在吧！沒多久，妹妹終究不敵病魔，「她走的那天，還是爸爸的生日呢！」感傷之餘，籃瑪烈決定做個白衣天使，「雖然來不及救妹妹，至少還可以幫助其他病人。」中學畢業後，她離鄉學護理，一圓白衣天使的美夢。畢業後，籃瑪烈隨即返鄉，到一所綜合醫院服務；因表現優異，未久即晉升加護病房及夜間護理督導。

## Ms. Joy Randall 籃瑪烈護理師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22>

厚生基金會 (記者林進修/專訪)



籃瑪烈小檔案  
籃瑪烈，西元一九四三年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個小鎮Cobourg，一九六二年畢業於Belleville護理學校，並進多倫多長老教會研習神學及基督教育，

以及艾伯塔大學進修產科護理。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籃瑪烈奉派到台灣彰化基督教醫院服務，先後擔任宣教護士、夜間督導及護理部主任；近三十年來，引進國外先進臨床護理技術，建立護理管理體系，並協助 彰 基與國外各大醫院建立交流管道，提升本地護理水準。一九九四年獲頒省政府績優資深護理人員，一九九七、八年再獲內政部績優外籍宗教人士表揚。

從不說No的籃姑娘

從學閩南語開始，在台灣一待就是三十年；她熱心照顧病患，疼愛病童，待護理同仁有如姐妹；待過彰基的人，沒有人不曉得她的好。三十年說長不長，一眨眼就過了；說短不短，足以讓一名新生兒長到成家立業；而對彰化基督教醫院護理部主任籃瑪烈來說，一萬餘個晨昏的異鄉歲月，離家千萬里，說長也長；但這裡像她第二個家，一切就好像昨天發生的事。

籃瑪烈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一家數代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從小她即決定和父兄一樣，跟隨基督，為發揚基督的光和熱而努力。然而，這個心願卻在妹妹的一場大病後幻滅了。「那時我十四歲，妹妹九歲。」「她從小就聰慧可人，小小年紀卻罹患了腎衰竭，住院成了家常便飯。」那幾年裡，只要妹妹一住院，週末時她和媽媽就得進城照顧。看多了妹妹在病榻前掙扎的辛苦，她想：基督教我們做善事，卻救不了妹妹，還不如改讀護理，為病人療傷止痛來得實在吧！沒多久，妹妹終究不敵病魔，「她走的那天，還是爸爸的生日呢！」感傷之餘，籃瑪烈決定做個白衣天使，「雖然來不及救妹妹，至少還可以幫助其他病人。」中學畢業後，她離鄉學護理，一圓白衣天使的美夢。畢業後，籃瑪烈隨即返鄉，到一所綜合醫院服務；因表現優異，未久即晉升加護病房及夜間護理督導。

臨床上，看多了病患生死掙扎，籃瑪烈總覺得病人除了生理照護上的需求外，更需要心理上的撫慰；而白衣天使在繁忙的工作之餘，能做的實在有限。有了這層體悟，她隻身前往多倫多長老教會學習神學及基督教育，過了一年，她進了艾伯塔大學，研習產科護理。選擇產科，是因為她一心想到非洲奈及利亞服務；她認為當地醫療資源嚴重不足，不少孩子才出娘胎就告夭折。但是，奈國內戰正熾，教會不敢貿然派她前往，非洲去不成，又剛好碰上一位教區牧師，剛從台灣苗栗山區回來，「妳乾脆到台灣好了！」牧師熱情地向她招手。台灣在那裡？籃瑪烈一點概念也沒有；反正是服務，到那裡還不都一樣？巧的是，彰基正在擴充門診規模，缺乏專科護理師，她想，這是上帝的旨意，於是收拾行囊，搭機直奔松山機場。

為了和民眾溝通 強迫自己學了兩年閩南語

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抵台時，籃瑪烈半句國語也不會，更別提閩南語了。在彰基前院長蘭大弼建議下，她先留在台北學閩南語，方便日後和民眾溝通。「老實講，學台語真是艱苦的代誌！」初次接觸閩南語，把她搞得七葷八素，每天學四、五個小時羅馬拼音，整整兩年，她的閩南語還是「青青菜菜」；要不是最後到馬偕醫院婦產科，當了半年義工，強迫自己面對病患和家屬，她還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說得輪轉呢！

南下彰基服務後，籃瑪烈除了照料病患外，護理科班出身的她，也花費許多心力為護理部規畫在職教育課程，並於民國六十五年升任護理部主任。當時，醫療資源仍不充裕，衛生環境也差，小兒麻痺仍十分流行，住院的小病號不是拄著不合適的拐杖，就是滿地爬行，看得籃瑪烈心都疼了。只要一有空，就到病房陪陪孩子，協助他們正確使用義肢，重新學步，希望此後人生走得更順當。

除了小兒麻痺，各種寄生蟲的威脅，更是司空見慣；每天一開診，小兒科門診和急診都擠滿了挺著「大肚子」的小病患。面對成群面黃肌瘦的孩子，籃瑪烈無法閒著，她不時穿梭病房，定時為他們投藥，和寄生蟲宣戰；每次看到她走進病房，這些小病童總是頑皮地喊著：「胖胖阿姨來了！」她也不以為意，看孩子開心，她也笑開了。

遇到貧苦病患 轉介社服室協助

「彼當時，經濟不很好，不少人付不起醫藥費！」在第一線工作的她，碰到手頭拮据的個案，一定想辦法先和對方聊天，了解他們的背景與困境。一旦對方繳不出醫藥費，她即轉介給社會服務室，代為解決。或許是「業績」太好了，即使下班回到宿舍，還不時有病家上門求助，但她通常不會讓對方失望。

一晃三十年過去了，籃瑪烈走在彰化市街上，是沿路和鄉親熱情打招呼；他們只要有親友住過彰基這所大醫院，就曾接受過籃姑娘的照拂。對護理同仁，她也總是殷殷關懷每個人的工作和家庭，讓人打心眼裡體會到她的真誠。

讓彰基院長黃昭聲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患佝僂症的護理人員和朋友出遊時不慎感冒了，併發肺炎而住進加護病房；雖僥倖挽回一命，卻也因嚴重氣喘，而無法再回到第一線護理行列。籃瑪烈知道了，二話不說，立即安排她轉到供應室工作，並從病房拉來一條氧氣管，供她使用。

另一護理人員車禍受傷後，併發腦性麻痺，手腳動作變得遲緩，再也無法勝任小兒科加護病房的繁重工作。籃瑪烈也熱心安排她到洗衣部，甚至也聘接送她上下班的媽媽為員工，好讓這位辛苦的媽媽就近照顧女兒。這些發自內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愛心，黃昭聲院長豎起大拇指說：「籃姑娘，真是現代的稀有動物！」

照顧護理同仁 就像親姐妹一樣

「籃姑娘」說，「這沒什麼。她們都是姐妹，互相照顧是應該的啦！」感情豐富的籃瑪烈，總是笑臉迎人，每天上午帶領護理同仁讀聖經，下了班，閒不住的她，還籌組唱詩班和英文班，與同仁一起藉著優美歌聲和琴藝，舒緩緊繃的工作情緒，同時也在情感交流中，讓有心向上的同仁學一口流利的英語。「她就是那麼善良！只要你開口，她從不說NO！」

「我都快變成台灣人了。」再過幾年退休，籃瑪烈打算回加拿大定居，陪陪家鄉的老人家。她回憶起剛來時，台灣樣樣不如加拿大，現在台灣經濟起飛，醫療環境都快凌駕加拿大了，是該回去的時候。只是她忘不了窗外這青蔥的八卦山頭，籃姑娘預想退休後的情景，「怎麼辦？」，台灣的鄉愁已隱隱爬上心頭。



## Ms. Carol Gunzel 耿喜音護理師

1999-04-24/民生報/22版/專題報導(記者詹建富/專訪)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269>

厚生基金會



蒙古來的手術「催眠師」

她來東基開刀房默默做了三十年的專業麻醉工作，陪伴無數手術病人安全度過生命關卡；人家稱她是手術房裡的「催眠師」，有了她，「睡眠人」不需要白馬王子，也會自動甦醒。

在生死一線間的開刀房內，除了主刀的醫師外，承受壓力最大的，莫過於麻醉的醫護人員；他們緊盯麻醉儀器及病人情況，分秒不離。美國籍的耿喜音(Carol Gunzel)來台任台東基督教醫院麻醉護士，迄今已三十一年了，在壓力下工作，守護病患安度生死線，她從不求回報。

耿喜音最喜歡自稱是「蒙古人」；因為父母都是宣教士，早在民國二十年，即自美國前往中國大陸傳教，並選擇在大漠之南、察哈爾省(目前中共改稱為內蒙古自治區及河北省的張家口等地)，巡迴傳播基督信仰。兩年後，這對夫婦有了第一個結晶，隔年，耿喜音來到人世；兩兄妹便在塞外，跟當地孩子踢毽子，打成一片。

少女時代的耿喜音，自小目睹面對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傳教，雖然初始因民心閉塞，大家對洋人的信仰不以為然；但漸漸地，教徒多了，民眾對父母信賴深了；她目睹純樸的中國人和父母間建立起來的深厚情感，耿喜音便立志追隨父母，每日祈禱神能帶領她也走上宣教士的路。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後，中共政權再也不准外籍宣教士傳教，因此，耿喜音一家人遷離了內蒙古，向中國告別；那年耿喜音十六歲。

立志宣教赴美修習麻醉護理

耿喜音隨家人到加拿大，進入加拿大聖經學院唸高中；為了完成醫療宣教士的夢想，她又進入衛斯理教會所設的護理學校。雖然她一心想著再到

遠東來，過程卻極盡曲折。直到民國五十三年，她應加拿大協同會指派，才揮別父母和初戀情人，來到台灣。這時，距離她首度告別中國已十多年了，耿喜音的中文已顯生疏，於是她先在台北學中文兩年，民國五十五年即加入花蓮門諾醫院護理行列。

在門諾期間，耿喜音熟識了經常往返花東縱谷，從事巡迴醫療的台東基督教醫院創院院長譚維義；她知道譚維義一心要在台東蓋醫院救更多的人，也需要麻醉護士來協助手術。於是，她便在譚院長引薦下，先到美國進修麻醉護理兩年；民國五十九年耿喜音帶著新技術回到東基，擔任麻醉護士迄今。這麼多年來，耿喜音在開刀房的「最佳拍檔」同事林春花說，她還沒到東基報到前，耿喜音一肩扛下了東基全部的麻醉工作。

回憶民國六十年初期，小兒麻痺症大流行，需要接受患肢矯正手術的難以計數，譚維義為一個個病童開刀，訂做支架；不論一天開幾檯刀，耿喜音一定都負責每名患者的麻醉。那幾年，東基開刀房每天排得滿滿的；一天五、六檯急診手術及小手術，算是稀鬆平常；耿喜音都咬著牙撐過來了。耿喜音對病患的照顧，可謂無微不至；術前，她為病患詳細解說開刀過程、預估手術過程時間，她還會帶領過度緊張的病人禱告，要他們祈求上帝保佑手術順利。

最令林春花及東基同仁動容的是，她不僅在術前、術中仔細掌握病人狀況；即使術後兩、三天，也不忘到病房探視病患手術恢復情形，並和病人一起唱聖歌。

擠壓呼吸袋七小時 奇蹟似地救活病患

曾有一名楊姓病患在動完肝膿瘍手術後，推進病房時，突然大出血；由於情況危急，再次送進開刀房；由譚維義院長主刀，耿喜音負責為病患麻醉。林春花憶道，早年東基用的是老式麻醉機，它不如新一代的麻醉機先進，不僅需要先算好麻藥劑量，且未附有呼吸袋，得靠雙手人工擠壓，以送入調整後的純氧與二氧化碳。最累人的是，擠壓呼吸袋的輕、重、緩、急，可要不偏不倚，力道過重、動作太過緩，都會影響到病人的呼吸，危及生命徵向。

那檯緊急手術從晚上十時開始，持續到凌晨二時，楊太太的情況時好時壞；心跳監視器的波幅也起起伏伏，甚至數度呈一條死寂的直線，之後

再徐徐恢復波動。疲憊已極的譚醫師盡了所有的力，只想將楊太太從鬼門關搶救過來，卻沒有絲毫把握；因而不斷懇求上帝垂憐。當譚醫師縫合傷口後，下樓休息時已近清晨五時，耿喜音仍勉強撐住空乏的身子，以顫抖的雙手，繼續擠壓呼吸袋。熬過漫長的七小時後，她的眼皮有如千斤重，直往下垂，雙手卻一刻不能停；手痠了，甩了甩，再擠。她不斷祈禱，請求上帝：「主啊！求您賜我體力，我要為楊太太撐下去，也請您幫她撐下去。」

晨曦破曉時刻，耿喜音發現：她的祈禱蒙垂聽；心跳監視器開始呈現規律波動的線條，她難以置信地跳了起來；第一件事便是感謝上帝，她彎下腰，輕吻楊太太的額頭，歡喜地淚流滿面。

## Dr. George Timothy Stafford 蘇輔道醫師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144>

厚生基金會 (記者 黃政雄/專訪)



持守真道的繡補醫師

許多遭受意外傷害的人被送到醫院，匆匆推進外科手術房，當病人從手術麻醉恢復知覺後，往往慟不欲生。因為原本健全的四肢因受傷而截肢，成為殘廢。他們不但需要長期的復健治療，還得花更多的時間

做心理輔導。截肢手術固然救活多重傷患的生命，卻也造成他們後半生的四肢不全，行動不便。

有一個醫生，他把患者的肢體當作自己的肢體一般寶貝，絕不輕言割棄截斷。他寧願花上好幾倍的時間和功夫，像老式的縫衣師傅或修鞋師傅，仔仔細細的修補縫合；即使是肢碎骨裂有如亂麻，他也要盡力綴補。他不是大醫院的名醫，他行醫數十年，從未藉醫術營生發財。他一生都獻給台灣的人民，卻不是台灣的同胞。他是誰？他是一九九三年榮獲行政院衛生署頒發醫療奉獻獎的得主之一，台東基督教醫院的蘇輔道醫生。

心田種下福音的種籽

蘇輔道是他的中文名字，本名George Timothy Stafford，原籍美國，西元一九三八年出生。在他小時候，已邁入中年的父母親決志信耶穌，加入一個喜樂團契，專門幫助窮苦人家的小孩，為他們傳講耶穌拯救世人的故事。父母親的熱心服事，成為蘇輔道效法的好榜樣。十一歲的蘇輔道，就被邀請去團契擔任小小講員，講福音故事給他更小的孩子聽，從此心田裡便種下了宣教的種籽。

中學時，蘇輔道前往阿拉巴馬州的一個專門為宣教士或牧師的子女開的住宿學校就讀，以聖經課程為主，老師們都是獻身的基督徒。同學們大致可歸類為宣教士的子女，牧師的子女，和一般人的子女三種。蘇輔道雖然是一般人的子女，但耳濡目染，對宣教士的生活有了初步的認識與憧憬。等他上大學，就讀 Hampden DuBose Academy，便立志一生走宣教的路。



蘇輔道決心獻身宣教事業，若不是父母支持，也無法完成心願。宣教士常要離鄉，遠離自己的家人親友。蘇輔道說，「奉獻自己還不難，奉獻家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情。」他進一步解釋說，因為家人不是金錢，也不是東西，虔誠的基督徒堅守十一奉獻的原則，將所得的收入奉獻給教會；但是，要將自己的子女奉獻去宣教，若非有堅定不移的信仰是很難辦得到。因此蘇輔道非常推崇父母的奉獻和愛心——將個人對子女的小愛，擴大成為對全人類的大愛。

蘇輔道的父親擁有一家一千五百多名員工的企業機構。自四十多歲信了耶穌以後，便熱心傳福音，他的公司每星期四中午都提前半小時休息，邀請傳道人來講道，直到他七十二歲退休為止。父親對福音的使命感，帶給蘇輔道的宣教異象莫大的激勵。

為了作一名成功的宣教士，蘇輔道進入阿拉巴馬州立醫學院習醫，並在該院的附設醫院完成住院醫師的訓練。畢業後適逢越戰期間，一九六六年，奉派前往越南擔任薄寮省立醫院醫療隊長一年，由於對當地婦孺的醫療照顧頗有貢獻，曾獲美國陸軍頒發『銅星獎章』。

蘇輔道從越南回國以後，便積極尋求上帝的旨意，希望到海外去實踐他的理想。他先投入一個服事印地安人的醫療團隊，一方面禱告祈求，等待合適的時機。一方面寫信給世界各地的宣教機構，詢問各地的需要。當時創辦台東基督教醫院的美國宣教士譚維義正為缺乏醫師而困擾，接到蘇輔道的來信如獲至寶，立刻回信歡迎他前來台灣協助東基的醫療工作。

蘇輔道看了譚院長給他的台東簡介，發現那裡的原住民不但長得和印地安人非常相似，連他們罹患的疾病，都差不多相同。他相信這是出於上帝的呼召，一九七二年的四月，毅然決然帶著妻子蘇美玲，以及才一歲、兩歲和四歲的三個女兒，從雪花片片的蒙大拿州，來到了全然陌生的亞熱帶島嶼—台灣。

當時的蘇輔道，一句中文也不會說，一個當地人也不認識。抵達台北後，便隨著譚維義院長直奔目的地—台東。第二天，立即披上白袍走進手術室，展開他台灣廿餘年醫療傳道的生涯。他一邊行醫，一邊抽空到台中的馬禮遜美國學校學習中文。現在他不但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還學會使

用本地的台語和阿美語與病人溝通。

微笑面對一張急切的臉龐

蘇輔道為病人診療，溫柔細心是最大的特色。他個性謙和，臉上永遠帶著一抹微笑，細心地診察，耐心地聆聽病人訴說病況。不論病人或家屬多麼囉唆，他從不露出一絲絲不耐煩或厭惡的表情。有一次，成功地區的山地部落送來一名腿部受傷骨折的患者，隨行護送的村人浩浩蕩蕩二三十名。他們的同胞愛固然令人欽佩，但是幾十個熱心的人追著蘇醫師不斷問相同或類似的問題；面對這一張張急切的臉龐，以及他並不全然了解的語言，蘇醫師仍然露著微笑的招牌面孔，一一為他們解說患者的病情和治療的情況。這種溫和及超乎常情的耐心，真是世上罕見。

對於病患的診治，蘇醫師的耐心，搭配著無限的體貼和細心，他不但注意傾聽病患，還主動詢問一些相關的病癥，絕不敷衍了事。因此，醫院雖然定下了門診每天早上只看二十多名患者的額度，但蘇醫師早上的門診，常常要看到下午兩點多才結束。每週總有兩三天，連午飯也來不及吃，空著肚子去處理院裡的行政業務或進入開刀房主持手術。

蘇醫師醫治病人的病，也看顧病人的心。他常常在巡房的時候，坐在病患的床榻旁，仔細聆聽病患的心聲，不論是抱怨或感謝的話，他都照單全收。東基沒有心理醫生，蘇醫師做的，其實不亞於一位心理專科醫師。病人從他那裡得到周全的心理建設，不但生理的疾病得到醫治，心理的疙瘩一併也隨著去除。

台東商職的鄧月珍老師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鄧老師生就一副纖小瘦弱的身軀，骨盤特窄，懷孕後無法順產，必須開刀。她在開刀房接受手術麻醉之前，主刀的蘇醫師要求一起先做禱告，祈求上帝幫助讓手術順利成功。他看到蘇醫師一臉的虔敬和嚴肅，當時尚未相信耶穌的鄧老師立即感受到蘇醫師對病人的愛心，真是出於至誠。後來她生第二胎，毫不遲疑指定蘇醫師為她主治。但是她的預產期正好碰上蘇醫師要回美國述職。（宣教士和外交官一樣，都要定期回國向差派他們的教會述職。）她感到有一點失望。不料當她陣痛送進醫院，一陣昏厥醒來，張開眼竟看到蘇醫師笑咪咪地站在她前面。原來，蘇醫師已回到台灣。雖然還在假期中，但是他仍然關心他的病人甚於自己的假期，提前來為她主持生產手術。

另一個例子是鄧月珍老師。一九九一年她突然病倒在床，脊椎骨痛得她無法走動。蘇醫師為她照X光，卻查不出是什麼病，好幾次對她說對不起，說自己無法為她醫好這個病。並熱心介紹她去馬偕醫院，後來又轉診到高雄的長庚醫院。蘇醫師每次都漏夜加班，寫好詳細的病例交給她帶去，還打電話和那裡的醫師討論病情。但是到處求診，始終無法找到確實的病兆，有的醫師說是腦分泌不平衡，有的說老化或退化，有的說是帕金森症，有的說是威爾森症候群。總是無法對症下藥，受了許多的苦楚。

這個病，使得鄧老師無法維持身體起碼的平衡。兩腳向內彎曲，走起路來顛顛危危，動輒摔跤。兩手甚至拿不牢碗筷。她只好暫時離開學校，每天在家裡以淚洗面。鄧老師說，若不是蘇醫師的愛心，她早已自殺了卻此生。人病了不但自己身體受折磨，家人受連累，精神上的打擊，才是最令人無法忍受的。她好幾次在蘇醫師面前痛哭失聲，蘇醫師總是鼓勵她，聽她訴苦，陪她禱告，度過她最痛苦的時刻。蘇輔道醫生更主動和她的先生連繫，輔導她們的夫妻關係。現在，她的病雖然仍未痊癒，但是已經進步很多。她不但努力走下床，更接受蘇醫師的建議，鼓足勇氣走回學校的教室，再度執起教鞭。學生們不但不排斥她，還加倍的愛護這一位不向病魔低頭的老師。鄧老師將她這一切的努力所得的果效，全都歸功於蘇醫師。她現在除了能坦然面對病痛外，每星期奉獻一個上午的時間，到東基做義工，現身說法，幫助別的病人。她說：「我現在只要活著一天，就快樂一天。」

鄧老師說蘇醫師為她開刀前，都先為她禱告，讓她備受感動。事實上，台東基督教醫院的任何一名醫師為病人動手術，都必先邀請患者與所有的醫護人員一起禱告，祈求上帝藉醫師的手醫治病患。奉獻自己給神用的基督徒醫師除了不求名利之外，他們知道人的醫術有限，而上帝的能力則是無限的。蘇輔道說他在台東基督教醫院服務二十多年，他看過許多從醫學來看已經束手無策的病例，但是透過迫切的禱告，竟都出現了神蹟，病人得了醫治。有時候病人以為醫師的醫術高明，頻頻致謝，只有醫師本人最清楚，若不是上帝憐憫動工，結果必定截然不同。

黑道大哥變成傳道人

蘇醫師不但在手術房為病患禱告，在他晚上查房的時候，也常常邀請病人與他一起向上帝祈

求：請慈悲全能的上帝賜下能力，幫助病人早日康復。病人即使不相信耶穌基督，一看到蘇醫師那麼虔敬的態度，也都知道，這個醫師是真心關懷病人，絕對不是故做姿態，許多人因此信了耶穌。

但並不是每一個病人都是明理合作的。一九八三年，一個混跡黑社會的不良分子，在一次飛車追逐時出車禍受了重傷，大腿骨折，大動脈出血；送到醫院時，醫師表示情況危急，要立刻截肢。但是家屬聽說台東基督教醫院的蘇輔道醫師醫術高明，乃要求轉院。等送到東基時，已是凌晨一點多了。蘇輔道醫師從睡夢中被叫起來，馬上為他施行緊急手術，花了八個多小時完成手術，不但搶救回他的生命，也替他保存了完整的四肢。

混跡黑社會的人通常脾氣比較暴烈，喜怒無常。這位幸運的傷患手術完成後，不但沒有感激蘇醫師的救命和救身之恩，甚至口出惡言威脅蘇醫師。有一天，這個脾氣暴烈的傷患因為不顧傷後禁忌，大量酗酒，造成止痛藥失效，疼痛難當。不講情理的他怒斥並出手毆打護理人員，全醫院都視他為頭號頭痛人物。只有蘇醫師，仍然一本起初的愛心，容忍他一切的無理取鬧，並且苦口婆心的勸導他，教導他，安慰他，鼓勵他。

這名黑社會的大哥從來沒有料到，這社會竟仍存在這麼有愛心的醫師。彼此素昧平生不說，還是個黃頭髮高鼻子藍眼睛的老外，漂洋過海到台灣來，對一個人人避之如蛇蠍的黑幫份子伸出溫暖的手，每天犧牲午休時間，陪他聊天，談耶穌的救恩，說上帝的慈愛，令他剛硬惡狠的心，不自覺也逐日軟化了下來。最後，他不但奇蹟式的改邪歸正，受洗成為基督徒，改名朱保羅，更進一步考上神學院勤讀聖經，接受造就，於一九八七年被按立成為傳道人。朱保羅從此放下世上的一切，專心傳講耶穌基督的救恩。

朱保羅的傳奇，是蘇輔道極致的愛心和耐心的見證。另一名幸運的患者是台東糖廠的技工楊文財。一九九二年，楊文財在上班的時候，一個不留神，左小腿連同甘蔗被絞進機器裡面，血肉模糊，慘不忍睹。當台糖人員緊急將他送到台東一家大型醫院時，醫師主張切除左腿保全性命。但是楊太太擔心先生的腳切斷以後無法再養家活口，不肯在家屬同意書上簽字。她到處打聽，在親友的建議下送她的先生到東基，請求蘇輔道醫師救治。蘇醫師看到楊文財左腿不但骨頭碎了，最麻煩的是血肉裡夾帶著無數的甘蔗渣。蘇醫師



## Dr. Olav Bjorgass 畢嘉士醫師

1997-04-06/民生報/29版/醫藥新聞(記者 薛桂文/專訪)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293>

### 厚生基金會

對畢醫師和善的舉止充滿了疑懼，令畢嘉士為之氣餒。

毋懼感染 親口為癩瘋病患吸痰

直到有一天，一名癩瘋病患因濃痰哽在氣管，堵住呼吸，眼看就要斷氣了，其他病友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求助畢嘉士。他二話不說，立刻趕到病房，隨手拿了一根導尿管，就從病人的氣管切口吸出一灘灘濃痰，直到病人喘過氣來，臉色由烏青轉為紅潤。

這一幕景象，看在癩瘋病患眼中，極為震驚。當時癩瘋病人生活在被社會遺棄的絕望中，樂生療養院一年就有約七十個病人因絕望而自殺，他們何曾見過肯親口為病人吸痰的醫師？何況，還是為人見人怕的癩瘋病患吸痰！從此畢嘉士贏得了病患完全的信賴。

兩年後在挪威差會派遣下，畢嘉士南下經營「屏東基督教診所」(屏東基督教醫院的前身)。他發現南部的癩瘋病人更多，而且因社會歧視，多半躲在家中與人群隔離，任由他們自生自滅。畢嘉士於是在高雄成立「特別皮膚科診所」，並四處尋找病人，勸他們出來就醫。

為顧及病人尊嚴，他為癩瘋病人看病時從不戴手套，且總讓癩瘋病人優先診療，以免病患在診間等候時受人指指點點。他請本地人從事病患家訪、送藥服務，因為細心的他想到：若親自到府追蹤病人，在保守的社會裡，很可能因外國人到訪，而驚動病人的左鄰右舍，反而使病家受傷害。

早年台灣肺結核盛行，許多兒童染病，沒錢治療，不幸夭折了。於是，他率先設立一所肺結核病童療養院；繼而又因五十年代台灣爆發小兒麻痺大流行，療養院後來也兼收小兒麻痺病童。

成立麻痺兒童之家 引進脊椎矯正技術

曾與畢嘉士共事的護理人員袁宋美雲還記得，畢醫師那時簡直像「撿破爛的」；經常滿街亂逛，

台東基督教醫院的宣教士醫生，不但不領取醫院的薪水，在醫院的餐廳裡用膳也得付費。有一次，本地的同仁聽說蘇輔道借了一百元吃飯，內心不忍，大夥兒捐錢購買一張五百元的餐卷，悄悄塞進蘇醫師的信箱，結果才發現蘇輔道醫師為了節省開銷，早已不在餐廳搭伙，自行回家料理飲食問題。

外籍宣教士在台東為我們創辦了醫院，造福我們的同胞，國人萬萬想不到，他們和家屬如果生病了，在東基看病不但照樣付費，而且還是全額。這種徹底奉獻的精神實在讓人感動。(近年來在副院長林淳明的堅持下，他們在東基就診才和本地同仁一樣，享有若干折扣優待。)

如今，蘇輔道在台東行醫已經二十多年了。最讓他感到安慰的是，他的兒女都以他為榜樣，以他為榮。大女兒Becky不久前剛結婚，嫁給一位宣教士為妻，準備要到一個回教國家去。二女兒Anita在美國的一個華人教會領主日學，也在等候上帝的差遣。三女兒Elaine獻身特殊教育，是一名聾人教師。老么是個男孩子，名叫Daniel，中文名字教蘇培道，還在就學中，也立志要獻身宣教事業。

蘇輔道的愛心故事說也說不完。再過幾年，雖然他也要從宣教崗位上退休，但是子女克紹箕裘，可以說代代相傳，永無止息。那不也正是耶穌基督傳給世人的愛的真諦！

二話不說，接了這名患者，在手術房中已無與倫比的耐心、細心和毅力，先將細碎如針的甘蔗渣一支一支挑出來。為了要把斷成好幾塊碎片的脛骨拼湊回去，蘇輔道花了幾個晚上研究X光片，左看右看，一而再地比畫來比畫去，在紙上反覆模擬作業，讓楊文財感動不已。他說：「蘇醫師這麼盡心盡力，即使治不好，也了無遺憾了。」

在蘇醫師的診治下，楊文財進出手術房達十多次，終於能夠拄起拐杖走路。楊文財的一隻腳，如果說是形同再造，一點兒也不誇張。楊太太激動地說：「蘇醫師實在是我們家的大恩人。」

蘇輔道對任何一位外科病人的手術縫合，一針一線都像繡補那樣的精微細緻，簡直可以媲美整形大夫，幾乎達到船過水無痕的境界。

他就像我們的父兄

蘇輔道對病人的愛心，讓和他同工的醫護人員感動得五體投地。手術後，病人包紮傷口的紗布，會因化膿而生惡臭。通常在更換紗布的時候，護理人員都是捂著鼻子把紗布扔掉。但是蘇醫師竟會從紗布的味道辨識傷口癒合的程度。只要從他聞紗布的表情，是笑容或是皺眉頭，就猜想得到病人復原的情況理想與否。

在手術房和蘇輔道同工的技術員嚴春美，形容蘇輔道說：「他就像我們的爸爸或兄長一樣，經常帶著慈祥的笑容，不計較我們的錯失，卻熱心指導我們工作。他很幽默，生氣或緊張的時候，就唱聖詩來舒緩情緒。像是開刀的時候，時間長了，他便會不自覺哼起詩歌，大夥兒跟著他哼唱，就不以為苦了。」

有些貧困人家的病患送到醫院來，沒錢繳費，蘇醫師總是說：「先救人再說」。負責醫院社工部門的蔡秀卿表示，社工部的貧病救助基金，大部分的個案是蘇醫師轉介的。

替病人申請補助金，蘇輔道很熱心，但是對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需求，卻是克勤克儉。蘇輔道和所有的宣教士一樣，都不支領醫院的薪水。他們的生活，用基督徒的話來說，是仰望上帝供給。差派他們的教會，負責他們的生活費用，通常來說，都是相當拮据。他們安貧樂道，持守真理，活著就是為了幫助別人，「與神同工」，實踐耶穌基督捨身愛人的精神。



畢嘉士小檔案  
畢嘉士，挪威人，民國十五年生，荷蘭鹿特丹醫學院畢業，專長一般內科，民國四十三年來台，曾服務於台北樂生療養院，並為屏東基督教醫院創始人之一，畢生以照顧殘缺、畸形患者為職志，民國七十三年退休返國，前兩年曾再赴大陸行醫。近年來仍偶而回台灣採訪，每次都受到病患熱烈歡迎。

上帝派來的歡喜使者

畢嘉士醫師自小飽嘗疾病和貧窮帶給人的痛苦，因此他立志行醫；凡慢性、畸形的、沒人要的病人，他都當寶貝般「撿回來」自己照顧；數以萬計的殘缺病患，因著他，重拾了生命的尊嚴與希望。

「那個畢大夫，實在是個大好人，好多『奇形怪狀』的孩子，都是靠他救活的。」一名屏東老鄉親談起來自挪威、身材滾圓、笑起來像彌勒佛的畢嘉士時，即使他已經離開台灣十多年，印象依舊深刻。的確，畢嘉士就像上帝派來人間的歡喜使者，無數因病殘缺的人，都因為他，重拾活下去的尊嚴與希望。

「我小時候家裡很窮，爸爸得了慢性肺病。所以從小就感受到貧窮和疾病帶給人的痛苦，目睹很多人對慢性病患的歧視。」畢嘉士因此自幼立志行醫，誓言要把心力放在照顧慢性的、畸形的、沒有人關心的病人身上。

民國四十三年，二十八歲的畢士嘉帶著新婚妻子來台；第一站駐留的就是專收癩瘋病人的台北樂生療養院。當時，院內有自日據時代留下的近千名癩瘋病人，卻只有一名醫師。畢嘉士急切地想付出關懷。但癩瘋病人早被社會歧視的眼光傷到了，非常畏懼人群，只有懂得以冷漠來自我保護。他們實在不敢相信，竟然有人千里迢迢渡海來台，就是為了照顧人人都怕的癩瘋病患？因而



一看到在地上爬的、病恹恹的小孩，有時連通知家長都等不及，就直接抱回療養院來，護理人員往往得加班，照護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小病人，而畢太太也曾因協助照顧病童太累而小產。

畢嘉士後來發現，照顧小兒麻痺病童光改善病情是不夠的，因為許多人從此成殘，未來如何生活下去，才是大問題。所以，他又成立了「麻痺兒童之家」(今天屏東「勝利之家」的前身)，提供病童生活照顧、技藝訓練，安排他們就學、就業，讓他們學得一技之長；並針對小兒麻痺患者常有的脊椎側彎，引進矯正技術，使屏基一度成為世界八大脊椎側彎矯正中心之一。據估計，在十幾、二十年間，畢嘉士在屏基醫療人員協助下，照顧過數千名痲瘋病人，一萬多名小兒麻痺患者、提供千名病患矯正脊椎的機會，還收養了三名病童，許多因他幫助得以站立、行走、回到社會的病患，莫不視他如賦予新生的父親。

在屏基，畢嘉士是有名的散財童子，不僅經常免費醫療，還不時接濟病患；口袋裡的錢掏光了，他就把手錶給病人，連飯錢、車錢都可以不要，院方一度不得不要他節制，並威脅要扣押差會給他的生活費抵帳，但他依然故我，毫不以為意。

罹患心臟病 照樣捐血救急

畢嘉士血型O型，所以每當醫院內缺血，他總率先捲起袖子。有一回在手術進行中，病人失血過多，他立刻讓護士為自己抽血五百西西，為病患輸血，隨即戴回手套繼續手術，開完了刀，他還徹夜照顧病人，結果第二天上班時，竟累得昏倒。事實上，畢醫師患有心臟病，不適合捐血，畢太太曾請護士多「看」著他，但畢大夫依然不為所動，聽到捐血，照樣搶著捲袖子。

如此無私的奉獻，讓每個曾受畢嘉士照撫的人，都難以忘懷。民國六十幾年，有一次，屏基董事長劉侃陪畢嘉士回樂生療養院；才到門口，就見病患奔相走告、擁抱歡迎。「畢醫師不過在那裡服務了兩年，但時隔二十年，病人仍如此惦念他。」劉侃說。可見畢醫師對病人的好，多麼令人刻骨銘心。民國七十三年，畢嘉士退休返國，結束他在台三十年的奉獻歲月。但民國八十年代初，他又以近七十高齡，和同是醫師的女兒到大陸支援醫療服務；八十七年，他也曾再度來台，在醫師人力缺乏的恆春基督教醫院短期支援。

雖然畢嘉士捨不得這裡的病人，要他留在台灣繼

續行醫，他私心裡一定答應，但頭髮白花的畢醫師說：「這裡是我第二個家，我很想來；但台灣已經進步了，可以照顧自己，不需要我。」閒不下來的他回到挪威後，仍在一家安養院當駐院醫師，照撫病痛的手，始終不曾停下來。

或許，台灣的醫療資源比起民國四十三年畢嘉士初抵台的年代，已豐足了千百倍，不再需要外籍醫療人員支援；但畢醫師那種把別人不要的病人捧在手心呵護的醫者胸懷，這位上帝派來的歡喜使者，讓人格外懷念。



利山地聖經書院」都在眼前，往左邊的八米寬道路駛入一片林木茂密、綠意盎然的清雅環境中，這裏便是「埔里基督教醫院」了(以下簡稱埔基)。

翠綠的草坪、藍白線條古色古香的小教堂、紅瓦平房以及錯落有致的一花一木，說這裡是醫院，其實它看起來更像一座小型溫馨的學校。

落雨的早晨並沒有影響病人的腳步，門診大樓門廳內聚滿了人。在副院長成亮先生的引見下，我來到了醫院東側一棟掩隱在扶疏花木叢中的紅磚小平房前。這裡住了一對挪威籍的老夫婦，也就是與「埔基」有著深遠淵源，對台灣山地醫療工作極有貢獻的徐賓諾、紀歐惠夫婦。

這一對身材頎長，滿頭白髮的夫婦，因長期獻身醫療事工，照護嘉惠原住民，去年(一九九一年)甫獲行政院衛生署與後生基金會合頒「偏遠地區醫療奉獻獎」，又榮獲挪威國王頒發「挪威國家最高榮譽獎」，表彰他們一生為異國人民奉獻愛心的精神。

去年四月，挪威國王派遣特使親赴台灣的南投埔里鎮，也就是徐賓諾夫婦已經住了三、四十年的「故鄉」，頒發這項「挪威國家最高榮譽獎」。在「埔里基督教醫院」旁邊的伯特利書院德芬堂，舉行頒獎典禮時，外交部次長房金炎、衛生署副署長葉金川、南投縣長林源朗等首長，均前來參加。這一天，埔基無論是醫生、護士、員工、病患、清潔人員.....上上下下無不洋溢著歡欣快樂，因為這一對大家所敬愛佩服的「阿公」、「阿媽」，實在是當之無愧、值得表揚;他們奉獻了一生的歲月給台灣，用愛寫下了埔基山地醫療史!

## Mr. Bjarne Gislefoss 徐賓諾護理師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133>

厚生基金會(記者姜亦慧/專訪)

埔里基督教醫院

車子沿著中埔公路來到群山環繞，綠意盎然的台灣中心點—埔里盆地。

過了愛蘭溪上愛蘭橋，往右轉就是直達埔里的筆直道路;往左沿著三四十度左右斜坡上去，又是一片平坦的高原平地。「埔里高中」、伯特

初到台灣為痲瘋病患服務

今年，一九九二年，正好是徐賓諾在台灣工作滿四十年。六十九歲的徐賓諾，一九二三年生於挪威，他在孩童時代，就曾經在教堂裡聽到宣教士說過，在東方有一個叫「福爾摩沙」的美麗小島，也知道有一塊海棠葉般的大國叫中國，那裡的人民，還不認識上帝，因此，他從小就有一個心願，希望能到東方的中國傳福音。

為了更能接近群眾，徐賓諾選擇做一名護理師，因為護士更能關切、接近病患。而徐賓諾天生悲憫的心腸，親切和藹的笑容，也的確使他在從事醫護工作的生活中，幫助、安慰了許多貧病受苦的心靈。

一九五二年，徐賓諾坐了三個月的船，歷經風浪又暈又吐地從挪威來到台灣。那時候的台灣，民生困苦，物資匱乏，醫療設備和資源都十分欠缺。

初到台灣的徐賓諾，先在馬偕醫院工作，後來轉到新莊痲瘋病院服務。痲瘋病不論在當時或是現在，都是一種叫人不敢接近的傳染病，很多病人的家屬把自己的親人送進療養院後，因害怕被傳染而不願去探病。任何人要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若無愛心和犧牲奉獻精神，是難以辦到的。而徐賓諾這位來自北歐斯坎地納維亞半島的白種人，卻願意用愛心來照顧那些痲瘋病人。

「烏牛欄」的基督教醫院

一九五五年，世界展望會駐台代表，同時也是日後創辦基督教芥菜種會的美籍宣教士孫理蓮女士，有感於當時台灣山胞生活貧窮，生病無處就醫，因此特由美國募款，於埔里鎮郊外的「烏牛欄」(即今日的愛蘭里)興建「基督教山地中心診所」即埔里基督教醫院的前身。由一位極有愛心照顧貧窮肺病患者不遺餘力的謝緯醫師(也是牧師)擔任第一任院長。徐賓諾這位護理師也在這時候加入「基督教山地中心診所」，從此展開異鄉的醫療傳道生涯，四十年來不但在埔里小鎮落地生根，也在這裡結婚成家，從二十幾歲的年輕英俊青年，直到今天年近七旬滿頭銀髮，醫院上下都



親熱地稱他：「阿公、阿公。」的可愛老人。他說：「挪威是我的祖國，埔里是我的故鄉。」

「基督教山地中心診所」初創時，只是一座竹子與泥土搭蓋的「竹管仔厝」，病床也是竹子製的。當時服務的對象僅以山胞為限。不但免費看病，還供病人和病人家屬吃飯。

扶持從「崎下」爬 坡走上來的病患

今年六十七歲的潘桂香女士，自創院的第二年就在這裡工作，她說：「三十幾年前，我剛來的時候，就在廚房負責作飯、煮菜，那時我每天要煮兩三百人吃的飯菜。醫院對那些原住民真好，不但看病住院不花錢，還發飯票給病人和家屬吃飯。

「那時候「阿公」(醫院上下對徐賓諾的暱稱)常騎一輛高高的「鐵馬」(註：自行車)到處巡房，看到病人他會去安慰他們、探問病情。很多山地人長年不洗澡，身上發出臭味。他也不嫌髒，還燒熱水帶他們去洗澡，洗完澡再看病。」談到徐賓諾的愛心，潘桂香滿臉流露、欽佩和讚美。她繼續說道：「民國四十幾年，台灣還有很多肺病患者，那是會傳染的，大家都怕死了，不敢接近他們，「阿公」卻不怕，若看到骨瘦如柴的病人從「崎下」慢慢爬坡走上來，阿公那時也很年輕啦！他會走上前去攙扶他們，他跟肺病患者在一起也從不戴口罩。」

那時基督教醫院免費替原住民看病的好消息，透過教會及山胞的互相走告，全省各地貧窮的原住民都紛紛來到埔里就醫。徐賓諾說，那時候進入山區要辦入山證，檢驗身分，手續十分繁雜，所以選擇在埔裡設山地醫療所，就是因為埔里是個中心點，同時也是原住民拿山產農作物出來交易的集散地。當時交通不是那麼便利，道路也不像現在那麼寬闊好走，有的山胞為了看病專程從花蓮翻山越嶺而來;有的從阿里山走到東埔再到埔里。霧社、蘆山、武界等地也有很多山胞一天走七八小時路程來看病。

有著天使一般的心腸和笑容的徐賓諾，似乎天生就特別憐愛山胞，他說：「山地同胞很可愛很單純。你教他們怎樣，他們就怎樣，他們不但很聽話，也很信任人。我很喜歡他們。我也跟他們學講山地話。」徐諾賓說起中文，雖然有一股特殊的腔調，但卻不難聽懂，反而讓人覺得親切、平

易、誠懇。

在醫院負責清潔灑掃工作的陳含笑女士，在埔基工作了二十多年。她說，徐賓諾不但是個最有愛心的人，同時他那種默默工作的精神，更是感動醫院上下員工。很多工作別人嫌髒不願去碰，他就親自動手。他做院長時，就像整個醫院的大家長。陳含笑說：「徐院長不但照顧病人，也很照顧員工，我們醫院有好幾個家裡有困難的，都是院長幫忙度過難關。我當時三個孩子還小，先生愛喝酒，不去賺錢養家，情形很艱苦，日子幾乎過不下去。」陳含笑回想起從前的苦況，眼眶不覺濕潤起來：「那時院長知道後，就叫我搬到醫院附近的「崎下」租房子，他還幫我付了幾個月的房租。」陳含笑還說，徐賓諾對於孤苦的寡婦特別同情，總是想辦法幫她們安排工作，讓她們可以把日子過下去，把小孩養大。

最標準的基督徒

十八歲就到埔基工作的潘坤勇，他說徐賓諾院長在他眼中是個最標準的基督徒 耶穌在世時照顧貧病，行醫治病，關心世人靈魂的心腸，在現今這個世代已不多見，徐院長的愛心行動，看在員工病人眼裡，大家著實非常感佩。

「醫院內有時遇到貧窮又沒親人照顧的患者病亡時，院長會親自去處理屍體，幫死者淨身，穿壽衣，募款將他埋葬。這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潘坤勇說道：「醫院內的廁所不通時，院長會親自去清除阻塞物，地板髒了，他會主動去擦乾淨。」

在「埔基」已經廿四年的羅碧燕，她負責餐廳工作，她回憶道：「院子裡的草長了，院長會主動去修剪;看到一片紙屑、空罐他都會去把它撿起來，收集 之後賣給回收破銅爛鐵的人。「甚至醫院的門窗壞了，他能修就自己動手。最叫人佩服的是，當他做這些事時，他毫不以為意，他總是面帶笑容，一點也不讓人認為他是犧牲奉獻，或在做一件很卑微的工作。」這幾乎是「埔基」所有和他共事者，對他的一致看法。

收養孤兒張博義的故事

綽號叫「阿生」的羅瑞祈，他十幾歲就在「埔基」工作，除了當兵服役那兩年，他幾乎是生活在這個環境中。他透露了一段徐院長過去愛心收養街頭乞童、孤兒的往事：「徐院長從前收養了

五、六個孤兒，跟他住在一起。這些孤兒是他從前在新莊痲瘋院服務時，就陸陸續續從街頭或透過警察局收養的。他自己很節省，生活很儉樸，卻供這些孩子吃、穿，及教育他們。這些孩子有的很凶狠，不聽話，徐院長總是苦口婆心地教他們。」阿生說，他第一次看到院長哭，就是他所收養的一個孤兒張博義，廿九歲時因罹患肝病而去世。「院長在張博義還未過世時，每天晚上陪著他，甚至把他抱在懷裡，那時博義已經瘦得皮包骨了!博義死時，他哭得很傷心，好幾天雙眼紅腫。追思禮拜時，大家看著他一邊流淚一邊訴說著博義的故事。

原來博義是嘉義人，父親又瞎又病，在街上行乞，母親早已去世，他們沒有房子住，住在牛舍雞舍裡，滿身被蚊子咬得併發皮膚病。博義有一次因為太餓了忍不住偷人家的麵包，結果被警察逮捕 .....徐賓諾覺得這個孩子太可憐了，心生憐憫，決定徵得他父親同意收養他。後來他從新莊來到埔里工作，博義也跟著他住到埔里來。

阿生說，徐院長對待那些孤兒實在很好，把他們當自己的孩子看待，過年過節還買新衣給他們穿。博義跟他住得最久，還沒有生病以前，他在醫院內做些植花除草等雜役的工作。博義從小貧病，跟著瞎眼父親在街頭行乞，他被院長收養的日子 也是他一生中過得最好的日子！

挪威國王頒給最高榮譽獎

一九五八年，徐賓諾有鑒於台灣各醫院缺少受過訓練的護士，於是在埔里創辦「埔基護士訓練班」;栽培了很多山地護士人才，如今她們有的仍在「埔基」服務，有的則在台灣各地 擔任護士。這些從前他所教育培養出來的護理人員，直到今天還常從全省各地回來探望徐院長。去年當挪威國王派遣特使來頒最高榮譽獎給徐賓諾和紀歐惠時，埔里就像個大團員的日子。徐賓諾和紀歐惠的學生以及一起共事過的老同事，都趕來恭賀他們，與他們分享這份榮耀與喜樂！

早期的「埔基」由於看診完全免費，經費一直不敷使用。醫院為了服務更多病人且極需擴充設備。一九六五年，徐賓諾夫婦自挪威及美國募款，共得款項四百餘萬新台幣，可供給三十名小兒麻痺患者的醫療及教育費用;使七十名山地籍肺病患者得醫治的機會 ...等等。

一九六三年，徐賓諾與挪威籍出生於丹麥的紀歐惠醫師結婚，一時傳為佳話。

紀歐惠那時剛到「埔基」支援內科及麻醉科兩年。想必是徐賓諾愛心奉獻偏遠醫療服務的精神感動了她。兩個在挪威並不認識的人，竟在遙遠的異鄉小鎮埔里結緣，並在眾人的撮合祝福下共結連理。

他們結婚時徐賓諾三十八歲，紀歐惠四十二歲。他們原本以為這輩子大概不會結婚了，沒想到上帝卻有祂的旨意和帶領，兩個信仰相同、心志相同的挪威人，就這樣在埔基長住下來。他們的家就在醫院大樓的旁邊，只要打一通電話，他們隨時就到醫院來應診。說他們三十幾年來以「醫院」為家真是一點也不為過。

一九九六年徐賓諾榮獲中華民國好人好事表揚。他這種不求名利，默默犧牲奉獻的精神，才逐漸傳開，報章媒體開始有記者前來採訪報導。

講話斯斯文文略帶靦腆的徐賓諾，被問起獲選好人好事及獲頒挪威國家最高榮譽獎時，連說：「不敢當，沒什麼。」他永遠是面帶微笑，態度謙虛溫和，所有和他接觸過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他那發自內心的慈悲胸懷。難怪「埔基」自醫師護士到病人、職員、工友沒有人不豎起大拇指稱讚他：「做人實在真好！」

於民國七十四年出任「埔基」副院長，近年來對埔基行政人事各方面頗有建樹的成亮先生，他和徐賓諾夫婦共事了將近八年。「阿公」、「阿媽」這個稱呼就是從他開始的，爾後大家覺得 這個稱呼又親蜜又貼切，乾脆以此代替院長、顧問的稱呼了。

「阿公從一九六〇年開始擔任『埔基』院長，一九八五年轉任顧問;由他的妻子紀歐惠醫師接任院長，一直到民國八十年五月把院長的棒子交給現任的院長吳文勇醫師。因為阿媽紀歐惠醫師已經七十二歲，阿公也已六十八歲了，早已超過退休的年齡了! 挪威協力會差會，曾多次要他們退下來，頤養天年。可是繼任人選難求，因此他們仍老當益壯任勞任怨地謹守崗位。」成亮副院長說道。

尊重生命愛護動植物

徐賓諾夫婦目前名義上雖已退休，一人擔任顧



問，一為名譽會長，但事實上住在醫院庭園內宿舍的他們，卻是退而不休。夫婦兩人清早起床先讀聖經禱告，七點半在醫院小教堂內和醫院同仁們一起晨更敬拜上帝。醫院內那個部門需要支援，阿公阿媽隨時待命。

一刻也閒不下來的阿公，更是從早忙到晚，他的妻子「阿媽」說：「他這個人工作就是運動，運動就是工作。很多人問他身體這麼好，是不是長打球或跑步做運動？其實他從早忙到晚，從裡忙到外，每天的活動量足夠了！」

阿公還是個喜歡園藝的雅士，埔基庭園內的數木、花草，都曾經過他盡心照顧、灌溉，院子裡很多枝葉茂盛的大樹都是他這幾三、四十年間親手栽大的。樹的年齡也透露著阿公與這塊土地之間的淵源與情感。

吳文勇院長說：「阿公和阿媽他們不但對人有愛心，對貓狗、數木、花草一樣有感情。『埔基』庭院裡的很多樹，阿公和阿媽都為它們取名字，他們交談時，就常說這棵莉娜如何，那株克利斯汀怎麼樣……很有意思，從他們身上，你可以看出他們對『生命』的看重。即使是動、植物也一樣。『埔基』的樹是不可以亂砍的，阿公會生氣！」

『有一年，醫院為了蓋房子，不得不砍掉幾顆大樹，大家都知道阿公一定捨不得也不會答應。不得已，只好利用他倆夏天回挪威避暑時，偷偷地先砍後奏了！」吳文勇院長談起這件事時，不覺也笑了起來！

台灣就是我的家

當問起徐賓諾今後是否打算返回挪威故鄉定居？或留在埔里時，徐賓諾用中文說：「埔里是個純樸的好地方，我喜歡這裡，也喜歡這裡的人！我常常為台灣禱告，台灣就是我們的家。只要這裡還需要我，我就會一直留在台灣工作下去。」

雖然今天的台灣生活富裕了，醫療也進步了；原住民的景況也已大為改善了，但「富」了「發」了之後的台灣社會，卻有了更多的「弊病」和「問題」，全省車禍肇事率高，導致殘廢、植物人大增；現代人生活壓力大，心臟病、糖尿病愈來愈多；原住民的酗酒問題；青少年吸食安非他命；雛妓問題……唉！講到這裡，阿公不覺心情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從前的人，是太窮沒錢看病，現在的人有錢了，卻不一定能遇到好醫生。」徐賓諾很為富裕的台灣社會功利主義感到憂心，他說：「今天大家都努力在賺錢，人與人之間卻越來越缺少愛心，醫院的醫生看重賺錢，護士缺少愛和耐心，甚至這幾年開始鬧『護士荒』。……」有著悲天憫人，基督博愛胸懷的徐賓諾表示，他愛台灣、關心台灣，深深盼望台灣，這一塊他已奉獻四十年青春的土地，一天比一天更好！他覺得，他還有好多好多事要做，好多理念亟待他去完成！

新約聖經約翰福音十五章十六、十七節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就賜給你們。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這是徐賓諾常引用的一段聖經，他常以此自勉，也願借它與所有台灣的朋友共勉！

徐賓諾夫婦為台灣人民所做、所奉獻的一切，豈止是幾個獎所能訴盡，他們的愛與精神，除了令人感動與佩服外，盼也能激起國人自省與深思！

## Dr. Marcy Leroy Ditmanson 戴德森醫師&司榮寶 護理師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174>

1996-01-29/民生報/21版/TV談話頭(記者 張耀懋/專訪)

厚生基金會



戴德森小檔案

戴德森，美國人，一九一九年出生於中國大陸河南，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研究所史學碩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學博士，曾任嘉義基督教醫院創院院長。一九七六年當選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最傑出校友之一，一九七八年台灣地區傷殘青年運動會好人好事代表，台灣區模範父親。妻司榮寶，前嘉基護士，育有五子均為美國明尼蘇達州公立醫院醫師，一女為美國哈佛大學文學博士。

嘉南人心目中的耶穌

這位大半生與苦難台灣歲月緊緊相繫的行醫傳道者，選擇資源缺乏的嘉南地區，作為濟世的起點；他奔走募款，創設嘉基醫院；翻山越嶺，為原住民義診；設立復健中心，照顧小兒麻痺者……，在他身上，耶穌的精神復活了！

三十餘年前，這位身材高瘦、蓄著鬍子的洋人，揹著藥箱、穿梭在阿里山谷，原住民遠遠望見他，以為他就是「耶穌」的化身。這位「耶穌」每個月上山一趟，在各部落間巡迴，就像上帝巡視子民般；而且，他還用聽診器傾聽他們體內的聲音，為他們義診，解除病痛；山上一切克難，但是「上帝」都要眷顧，看完有需要的病人才下山。

漸漸地，原住民知道：眼前的這個洋人不是「耶穌」，他叫「戴德森」，是醫師也是傳教士，是上帝派來傳福音的使者。但是，在那個物資普遍缺乏、醫療資源窮困的時代，原住民只要遠遠看到他揹著藥箱上山來，都會爭相走告：「耶穌來了！」

歷經中國戰亂 發奮習醫救人

雖然棕髮碧眼的外表，看來洋模洋樣，戴德森卻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父尊均是美國信義教會派駐中國的海外宣教士，戴德森就是在中國大陸河南出生，中文成了他的母語，他一直在中國唸完

高中，才回美國唸大學，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當他獲准進入美國奧斯堡大學就讀時，他就曾在一篇報告中寫道：「在我內心深處有一個強烈的渴望，一個清楚且遠超越一切的召喚，就是『服事主！』我要到中國宣教，我已看到東方人民靈魂上的強烈需要，我已得到基督的救贖，我也願意把這救主的信息，帶給我中國的朋友，但願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一如我得到完全的滿足一樣。」

因戴德森大學一畢業，隨即返回中國，並進入燕京大學修習史學碩士學位。從此，他的大半生歲月就流連中國這塊土地與人民身上，開始他苦難與奉獻的一生；這些苦難也正是一部苦難中國與台灣的現代史縮影。

戴德森一回中國，就開始積極履行他對自己和上帝的承諾，展開佈道與救濟工作，但是中日戰爭爆發，他因外僑身分被日軍俘虜，並被關進設在山東省的集中營。在那，他結識了後來的「牽手」，陪他奉獻行腳的另一半，澳洲傳教士的女兒司榮寶。

戰後，他順利取得燕京大學史學碩士學位，就這樣，這對烽火佳人隨即投入聯合國戰後救濟總署在中國北方的醫療服務陣營。戰亂中橫屍遍野，處處災民、傷患呻吟；在集中營二年八個月的慘淡歲月中，戴德森用最簡陋的設備，照料集中營的傷病患；在種種衝擊下，他深深感受到：以行醫傳道，是最適合中國的傳教方式，也最能切合中國人的需要，因此，他立下「醫療濟助中國」的心願。

民國三十七年，他被共產黨當作人質軟禁一個月，獲釋後，戴德森隨即與妻子束裝返美，重回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攻讀醫學博士學位，他毅然返鄉，是為了再出發，在經過苦讀並完成外科住院醫師訓練後，又舉家橫渡太平洋，只是這次，他的選擇不一樣，他改在台灣落腳。



抵台後，戴德森先到花蓮門諾醫院。嘉基院牧郭明昌為效法戴德森精神，日前也前往寮國為當地政府建設醫院，他說：「戴德森在門諾的公暇之餘，騎著摩托車到全省各角落傳教、義診，並獨力完成當時的台灣地區醫療實況調查。」在綜合各地醫療資源概況後，戴德森發現，嘉南地區的醫療資源不但極度缺乏，而且可能是全台醫療水準最落後的地區。因此，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他舉家遷至嘉義。

甫抵嘉，戴德森就迫不及待以自宅當診所，為當地居民診治疾病。他為了醫療工作，幾乎不眠不休，一個週末下來，看盡了嘉義地區兩百多名被社會遺棄的痲瘋病患。不久街頭巷尾傳遍「來了一位待人和善、醫術高明的醫師」的消息，長久以來，苦於無處、無人、無錢醫治的嘉義病患，便從各角落慕名來診，病患愈來愈多，戴德森的診所已容不下各地擁入的病患，戴德森從不拒絕病患，為了解決需要，只好積極向教會爭取，希望在嘉義地區籌設一家醫院。

但是，教會考量未來政府可能反攻大陸，並不贊成在台灣興建醫院。問題是，反攻大陸遙遙無期，卻有愈來愈多的病患等待救治；心急如焚的戴德森夫婦決定，與其坐以待援，不如自行募款蓋醫院；於是夫婦倆寫信的寫信，有時還要到國外奔走募款，一點一滴終於購得嘉義市忠孝路嘉基醫院現址的土地，先成立診所，再逐步擴建為醫院。

深入山區義診 走到皮鞋翻底

醫院的硬體有了著落，戴德森終於可以專心展其所學，救助嘉義的病患，他先深入阿里山區，每個月展開為期一週的義診；一位阿里山的原住民深為戴德森服務、關懷自己同胞的精神所感動，決心追隨他，於是跟著戴德森下山修習護理。這位原住民護士，也就是現任的嘉基護理部主任汪朝麗，她回憶民國四、五十年代，上阿里山雖然有森林小火車可以搭乘，但是，要更深入原住民部落，就只能靠一雙腿。那時，戴德森就與幾名嘉基醫事人員，揹著沈重的藥箱，一天平均走上三至六個小時不喊累。一上到部落裡的巡迴醫療站，立刻展開工作；遇有重症病患，醫療小組人員還要輪流揹著病患下山，回到嘉基接受進一步治療。戴德森兩雙腳走到皮鞋翻了底，也捨不得為自己換一雙鞋。

民國四十八年，爆發有史以來災情最嚴重的「

八七水災」；嘉南地區頓成水鄉澤國，大水沖走了家園，留下疫病叢生。原來的山地巡迴醫療工作，已讓戴德森喘不過氣來，但是，目睹災情，戴德森義無反顧地投入救災工作，並在新港、北港等三處成立醫療站，每週定期一次前往駐站，展開巡迴醫療服務。

五十年代，台灣地區小兒麻痺橫行，身為外科醫師的戴德森，眼看著一個個他診治過的小病患，肢體麻痺不良於行，甚至死亡；於是毅然再回美國專研骨科四年，再轉至時小兒麻痺更為猖獗的孟加拉，經實習兩年後，他才抱持精湛的技術回到嘉基。一回到嘉基，戴德森就積極為小兒麻痺兒的療育工作奔走，後來終於得到戴德森在美國一位鄰居木匠的首肯，捐出他的退休金，在台灣成立小兒麻痺復健中心。

與戴德森共事二十餘年的嘉基前副院長林明和說，戴德森的愛心與毅力，不只表現在他為嘉義地區奔走、募集醫療資源上，臨床上，更處處顯露他對病患的關懷。有幾次，遇到緊急手術病患缺血，戴德森就先抽自己的血，稍事休息後，立即再進手術房為這名輸入自己血液的患者施行手術。戴德森的態度一向謙和，凡事為人著想；有一天，開刀時他頻頻向助手抱怨天氣太熱，要他們再把冷氣開強一些，待手術完成後，戴德森一直陪著病患，待病患從麻醉中漸漸甦醒後，即向戴德森表達感激，戴德森也淺露微笑回應，想不到，說時遲、那時快，「撲通！」一聲，戴德森昏倒在地，嘉基的醫護人員趕緊上前救護，才發現戴德森發著高燒，拖著病體開刀，難怪他一直喊熱，抱病上刀，讓嘉基員工與病患又欽佩、又心疼。

一次，一名病患死亡，在外面排班的計程車忌諱搭載死者，拒絕病家及屍體上車，一名嘉基同工描述，當時醫院正在開聖誕晚會，大家都沈醉在耶誕的歡樂氣氛中，戴德森看到死者及家屬孤立冰冷街頭，就悄悄拿了醫院救護車的鑰匙，發動車子，親自幫忙家屬抬屍體，送家屬與死者回家。員工知道後深受感動，一位員工說：「那一天，他們在屋裡享受耶誕的氣息，而在戴院長的身上，他們看到耶穌的精神。」

一生捨己奉獻 老來兩袖清風

戴德森雖然貴為嘉基的創院院長，難得的是，他幾乎未曾支領過醫院的薪水，遇到窮人沒錢就醫時，就毫不吝惜地把僅有的教會薪水捐出，供作

救助用。曾有一名眼科病患到戴德森診所求治，因他不是專攻眼科，戴德森就自掏腰包，將病患送至榮民醫院就醫。在病患治療期間，還要求修習護理的司榮寶負責追蹤、治療，並陪伴病人。前幾年，身無長物的戴德森回到美國，醫院董事會看到這一生奉獻給上帝中的夫婦，到頭來兩袖清風，就提供新台幣一百萬元養老，以慰他多年來的辛勞，他卻不假思索地將錢悉數捐給醫院。

民國八十五年初，第六屆醫療奉獻獎公布，消息傳來時，戴德森正在病榻上與心肌梗塞搏鬥，嘉基的員工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全院員工都默默為戴德森禱告，希望他能度過此一難關。頒獎前夕，由美國當地醫師陪同，戴德森坐著輪椅，奇蹟式地回到他的第二故鄉—嘉義，當「老院長」抵達嘉基的那一刻，全院員工都興高采烈地出來迎接，連陪同返台的隨側醫師，都被這種熱烈的場面感動莫名，想不到做一名醫師，可以受到這麼多人的夾道歡迎。

頒獎那天，許多受過老院長照顧的嘉義鄉親醫院員工，包了一部遊覽車北上，趕不上專車的，便搭火車、飛機到頒獎會場，為的只是在老院長領獎時，把幾年來無法表達出來的謝意，藉著拍紅的雙手傳達於萬一。那天，在會場上，他虛弱地無力站起，只得坐在輪椅上向台下來賓揮手，一些平時受他照顧的員工與病患早已淚流滿面。許多人擔心，這可能是戴德森最後一次來台了。向「耶穌」告別，曾令他們十分心痛，但是，耶穌的精神卻永遠在他們的心坎和台灣這塊土地上。

**Ms. Kari Jotan 譚凱莉助產士**

1997-04-07/民生報/30版/星聞e點靈

(記者 薛桂文/專訪)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292>

厚生基金會



譚凱莉小檔案  
譚凱莉，挪威人，民國二十七年出生。挪威奧斯陸醫學院護理系畢業，專長助產護理。民國五十三年來台，擔任埔里基督教醫院護理主任，六十四年再任屏東基督教護理主任，之後歷任高雄基督教醫院肢

體殘障之家、高雄伯大尼兒童之家、屏東基督教羅騰園肢體殘障服務協會、伯大尼殘障服務中心、新竹伯大尼老人照護中心負責人，於八十五年六月返國養病。之後曾數度來台探望故舊，但醫療奉獻獎頒獎時，她卻缺席了。

為殘病者 張開保護的羽翼

她訓練護士，要求床單一點皺褶也要抹平，怕病患睡不好；不忍見殘障兒無人收養，化緣似地走遍嘉、南、高、屏，沿路問：「這裡有手腳不方便的人嗎？」如此為他人鞠躬盡瘁；然而發現自己染病後，卻急急返鄉，唯恐連累了這裡的友人。

聖經有一段故事敘述；先知以利亞因信奉上帝，遭政府追殺，他一路逃亡，來到一棵羅騰樹下時已精疲力竭；此時天使為他準備食物，讓他飽餐一頓，精力充沛，連跑數十天，終於躲過敵人。從此，羅騰樹成為弱勢者庇護所的象徵，而譚凱莉就像棵北歐來的羅騰樹，三十多年來，一直為台灣殘病者撐起保護的羽翼。

民國五十三年，年方二十五的護士譚凱莉，從故鄉挪威搭船，在海上顛簸了兩個月，來到台灣，開始這段「上帝為她安排」的奉獻生涯。她先在埔里基督教醫院落腳，在當時缺醫少藥的中部深山，一面照護病患，一面訓練原住民護士，以充實醫療人力。

曾受教於譚凱莉、目前在屏東基督教醫院服務的柯秀美記得，譚老師對護理品質要求極嚴格，她總是告誡學生，只要病人有一絲不舒服，就代表



護理工作沒做好。所以，每天一早，她便帶領著學生，為病人擦澡、洗頭、換床單、清理大小便，「連床單上一點綳摺都要抹平！」柯秀美說，因為即使一條小皺摺，也會讓病人睡不好，都是譚凱莉眼中容不下的莫大缺失。

對過世病患 主動提供「死亡護理」

譚凱莉還規定護士，空間時不能躲在護理站裡休息，要到病房裡跟病人聊天，安慰他們，並定時為病患翻身、按摩；她自己則逐一詢問病患，確保每一項照護沒有偷工減料，如果護士偷懶，向來溫和的她也會板起臉孔，罰掃廁所或太平間；因此，在她主管的病房裡，幾乎找不到因不適呻吟或長褥瘡的病人。

令人動容的是，譚凱莉對過世的病患，更要求護士提供「死亡護理」，為死者清洗、換衣、整肅儀容，必在其口中、耳中塞入棉花，以免有些患者七孔流血的悽慘模樣讓家人見到；「現在那裡還能見到這樣體貼的護理服務？」柯秀美說。

後來，譚凱莉轉往屏東基督教醫院服務，由於屏基曾是國內治療小兒麻痺的重鎮，她開始接觸到國內的殘障者。她發現，許多家人無錢醫療，就任由殘障孩子自生自滅，有人十七、八歲了，還在地上爬，從沒上過醫院，這些人的遭遇令她痛心不已，她決心要把無人照顧的殘障者都找出來，幫助他們站起來。

由於國內護理人力日漸充裕，民國七十一年，譚凱莉離開屏基的醫療工作，決定全心投入照顧殘障者；她展開地毯式的訪查，走遍屏東、高雄、台南、嘉義的大街小巷，沿路問人：「這附近有手、腳不方便的人嗎？」再循線一一到府拜訪，路上看到殘障者，她也一定停下來，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幫忙。

揹著殘障者逛街、旅遊 眉頭從未皺一下

譚凱莉曾先後擔任過高雄、屏東四個殘障養護輔導機構負責人，她堅持殘障者也應享有正常的生活品質，所以她揹著、抱著自己照顧的殘障者到公園散步、逛百貨公司、甚至上阿里山旅遊；即使到了五十多歲，對於揹著自己體重兩倍的殘障者出門，瘦弱的譚凱莉眉頭從未皺一下。

「從來沒有人為我們做那麼多。」曾受譚凱莉照顧的殘障者張小姐說，譚阿姨給了他們所有需要

的，甚至原來他們不曾企求的，卻從不讓他們感覺到接受別人的施捨；好似這一切都是她天生該做的；她沈默的以實際行動，把所有以前加諸於所有殘障者身上的悲觀宿命一一打破。

近年來，國內殘障福利已逐漸受到重視與改善。在民國八十年代初，她已體認到，台灣將邁入高齡化社會的時代，老人慢性病增多，長期照護的需求日益迫切，因此她再度將愛心與關懷轉移到老人身上；接下原以收容殘障兒為主的新竹伯大尼之家，改設為老人照護中心。

譚凱莉對這些生活無法自理的老人家，仍舊是一貫的和顏悅色、細心、耐心，不論餵食、處理屎尿、翻身、按摩，她一點也不嫌煩，總是有條不紊地做完；走進她主持的照護中心，即時盛夏時節，也聞不到一般安養中心常有的汗酸、排泄物混雜的異味，而是一股淡淡的肥皂香。沒多久，口碑便傳了開來，幾年內，原本不到十床已擴充到二十多床。

為了照顧更多老人，譚凱莉也曾努力募款希望擴建照護中心，但願望還未實現，她卻因自己生病，不得不停下手邊工作；且擔心自己在台北未能加入全民健保，恐造成此地友人的負擔，於是她選擇離開，在民國八十五年匆匆返國養病。臨行前，大家對她又歉疚、又擔憂，她卻一點兒也不為自己擔心；反而掛念著安養院的擴建還沒著落；直說病情稍微好轉，一定再回來和大家一起打拼。

病情一好轉 就急著返台探視鄉親、老友

為了奉獻，譚凱莉一直未婚，平時也省吃儉用，好把所有時間、精力、金錢都留給病人。她的學生不忍見她拎著一只破皮箱、幾件舊衣服返國，特別籌了筆錢送她，但她仍堅持要捐出來，做為埔里基督教醫院擴建經費，學生拿她也沒辦法。好在，上帝疼好人，原初步診斷為癌症，在回挪威家鄉後，經確定是肺膿瘍，經仔細調理後已漸漸康復。

由於譚凱莉耐不住「想家」的情緒，民國八十九年初，病情稍微好轉，她就急著返台。這次停留的時間不長，到新竹、埔里、屏東她曾奉獻的土地繞一圈，探望昔日共事的老同事和機構；新竹市、埔里鎮的首長、鄉親、舊朋友聽說譚姑娘回來，都急著來拜訪她，感謝她過去數十年來的奉獻。譚姑娘為了讓大家安心，直說自己現況好得

很，和八十好幾的老父相依為命，成了父親最好的居家護理師。朋友、同僚一片默然，原來，譚姑娘的老父還在，還需要她照顧，她卻這麼老遠來為我們服務。

而最叫譚凱莉念茲在茲的，還是乏人照護的老人，以及她任內無法實現的伯大尼老人照護中心擴建計畫。當她獲得第七屆醫療奉獻獎的消息傳到挪威，正在家鄉靜養的譚凱莉，第一個反應竟是：能否藉此機會，為照護中心多募些經費？

「她來台時是如花美貌，如今已是又老又病。」她的學生、曾獲第二屆醫療奉獻獎的島阿鳳心疼地說，譚阿姨忘了自己如今也需要人照顧，但療傷慰痛的手，始終停不下來。這棵弱勢者最可靠的「羅騰樹」，似乎非把自己燃燒到最後一刻不甘心哪！

**Dr. David Weng 翁瑞亨醫師**

2006-03-16/民生報/A11版/醫藥新聞

(記者張耀懋／專訪)

<http://www.hwe.org.tw/Html/WinnersPage?id=58>

**厚生基金會**



「我不去沙烏地阿拉伯，有沒有人可以去？如果我不去恆春，有沒有人可以去？」

這是翁瑞亨卅歲時須面臨的抉擇。台大醫學系畢業，在台大醫院接受住院醫院訓練。擺在他眼前的有三條路：留在台大，繼續在大醫院中當一個小醫師；也可以回家鄉當「小鎮醫師」，這也是他父母最期盼；也可以選擇赴沙烏地阿拉伯，月薪兩倍，回國後有升等機會，這是當時為配合外交政策，以台大醫院為骨幹的中沙醫療團正招兵買馬，赴沙烏地阿拉伯支援醫療工作，目前的衛生署長侯勝茂、台大醫院院長林芳郁均是第一期團員。他原本已報名參加中沙醫療團，但是，他父親並不同意，加上沙烏地阿拉伯的簽證又遲遲無法核發，出發前一直不順利。「上帝大概已經指引我要走這條路。」翁瑞亨說，那時剛好聽到恆春基督教醫院需要醫師，他即對上帝禱告，若簽證在幾天內不下來，他就至恆基服務。果不其然，期限一到，只有他的簽證，家屬的簽證遲不下來。翁瑞亨當下即做了決定，前往炙熱又吹著落山風的恆春半島。和沙烏地阿拉伯相比，翁爸爸和翁媽媽當然選擇較近的恆春。「也許我一開始就選擇去恆基的話，反而去不成。」此一抉擇也決定了翁瑞亨畢生奉獻的人生。

其實和基督與恆基結緣得很早。大二，「存在主義」正盛行於大學校園，翁瑞亨也一直思索人生存的意義與價值，後來在基督教義裡找到答案，他也成為學校基督教團契的一份子，更常參加社會服務，協助麻瘋療養院的宣教士一起幫助病患。從與許多弱勢邊緣人接觸的經驗與教會的感化，他就清楚知道，他這輩子不會走上學術路線，也不會老是待在大醫院發展，而會以服務偏遠地區的弱勢族群為他終生志業。因此，畢業



後，他就選擇外科，「因為只有外科訓練，可以讓我在偏遠地區第一時間立即為病患解除病痛，而不必一再後送延遲救治時機。」畢業後，他得知恆春極度缺乏醫師的消息，便在服役前的兩個月赴恆基志願醫療服務。那時恆基只有十床，沒什麼設備，是由一位芬蘭的宣教士負責。「那兩個月，我想了非常多，」翁瑞亨說，他一直不解，是什麼動力，讓有良好教育的芬蘭人，遠渡重洋，從「恆寒」之地，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恆夏」台灣尾貢獻一生。因此翁瑞亨回到恆基後來再轉至屏東基督教醫院服務，並沒有太多掙扎。

翁醫師在屏基和恆基雖然貴為院長，但是，連他在內只有兩名醫師，「就是校長兼撞鐘啦！」翁瑞亨說，有一年恆春刮颱風，醫院屋頂被風吹得七零八落，又找不到工人，只有他們兩個醫師是男的，只好自己修。當然後來洗水塔的工作也落在他們肩上，晚上也是他們兩個兩個輪流值班。有時赴山地離島巡迴醫療，也是要開半天的車，再走一段山路或坐船一路巔簸後，一到目的地就馬上上看診。「那時年輕力壯，半夜被叫起來開刀、接生也還是精神奕奕。現任屏東基督教醫院客服經理方賞就說「翁醫師就住在醫院後方的宿舍，有時候開刀到凌晨，小寐一下，一大早又恢復院長身份回醫院開行政會議，幾乎二十四小時stand-by」。嘉義基督教醫院的外科副主任涂啟文說，翁瑞亨是院長，卻很體諒其他醫師，值班時間反而更長。有時候他甚至還會奉獻出值班費。他說：「和其他醫院相比，嘉義基督教醫院規模擴大，卻不商業化，是用奉獻的精神堆積起來的。」方賞也說，她時常可以看到翁醫師苦口婆心的勸病人吃藥。有時候還要送藥到麻瘋病患家中，又擔心醒目診療車引來附近住戶的特殊眼光，他就貼心地將診療車停在一百公尺外，再徒步送藥給病患。

在恆基時期，他幾乎就是恆春半島唯一的神經外科醫師，很多腦科急傷患就近送到恆基。不過，半島小醫院設備可不能與正規醫院相提並論。有一名病人頭頂上長惡性腫瘤，而且已經蔓延到頭骨。醫院又沒有適當設備，所以拿了牙科使用的高速磨牙機，在病患頭上打洞，再用手工鋸開頭骨，總算順利完成手術。「醫院小，當然要練就十八般武藝，才能及時搶救傷病患。」翁瑞亨說。

小鎮醫師當久了，其實也有很多無力感。翁瑞亨說，「見一個，救一個」不是辦法，應該從源預防。在唸醫學院時，總認為醫師的本職就是救

人，病人都看不完了，那有時間再做衛教。可是在與國外醫療宣教士與修女相處久了，他逐漸發現公共衛生的重要。而來自先進國家的宣教士也常常教導他這些觀念。於是從屏基到嘉義基督教醫院，他更積極地成立醫院社區化的概念。逐步將社區與醫療緊密的結合。如阿里山的山美鄉達娜伊谷附近的鄒族居民社區意識很強，會主動輪流巡守，翁瑞亨就善用他們建全的社區意識，推動戒煙、戒酒、防止意外事故發生的宣導，成效也相當良好，從他們身上，看到環保、健康、安全結合的社區概念。

除將行醫腳步披及偏遠地區外，他更將觸角伸向海外。在得知柏楊寫的「異域」一書後。他與基督教團體「宇宙光」合作，發起「送炭到泰北」的活動，提供那群被社會遺忘的邊緣人醫療服務。「很多時候，就是一夥人在擁擠的帳棚或破舊老房子中，就地看診、施藥。」翁瑞亨念念不忘那時的艱苦情境，「有一次一名病患因疝氣痛得受不了，我們也只好大膽動刀。」床板就是手術檯，器械經簡單消毒就上場了，燈光不夠，就請當地人和護士拿著手電筒當手術燈，所幸手術順利，病患幾天後就活蹦亂跳了。這幾年他擔任過院長的恆基、屏基與嘉基幾乎都有海外醫療服務團，從泰北、瓦邦、寮國、菲律賓馬尼拉的垃圾山、蘇素葉省等東南亞落後地區，都留下翁瑞亨行醫的足跡。從民國86年起，他乾脆在嘉基設立菲勞中心，這是全台第一個開始關心菲籍和泰籍勞工的醫院。

從民國84年起，翁瑞亨領導嘉義基督教醫院成立全國第一家醫療輔具租借中心，讓二手的醫療器材能充分利用，並減少使用者的開銷。民國87年嘉基成立全國第一家自費「長期照護中心」，建立醫療院所和居家照護機構之間的轉介系統，並在民國88年由衛生署補助成為「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嘉基的洪護理長說：全台灣第一個安寧病房也是在嘉基成立。民國89年嘉基結合社會資源，在嘉義市東、西區分別成立了「老人居家服務中心」，以及嘉義縣的民雄、水上、竹崎、義竹、朴子、中埔等鄉鎮成立「嘉義縣居家服務中心」，提供失能、獨居老人居家服務，經由志工固定的送餐服務和居家照顧，就是希望直接瞭解獨居老人的生活，避免發生意外無人知曉的狀況。

他是歷屆醫療奉獻獎得主官階最高的。也是擔任最多院長的醫師。也就因為他握有更多的權力，因此，也更有權力與資源，實地照顧更多弱勢族

群。相對於歷屆外國修女、醫師的得獎者，翁瑞亨也象徵著一個台灣本土自我照護世代的交替。他說，在他任職的三個醫院，剛好都是由他開始從外國宣教士的手中接下院長的職務，這也象徵在台灣光復初期，台灣大力仰賴國外醫療人力的世代逐漸畫下句點，外國教會認為台灣已有能力接手自己的醫療服務，於是將更多的醫療人力與資源投注在更落後的地區。而翁瑞亨則從外國醫師、護士的手上接下這個重擔，擔起本地人照護本地人的重責大任，而且在經台灣經濟起飛與勵精圖治後，台灣醫療團也飛向更落後的地方，將當年外國醫療傳教士散播在台灣的火種傳遞至更落後的地方。

## Dr. Mary Jeanne Buttrey 聶梅珍醫師

<http://www.peoplenews.tw/news/f4f702f0-7f8d-4589-ab97-1f500c8f147d>

2017-02-04民報 (作者/張肇烜醫師)



【仁醫心路】無私奉獻台灣30年！醫院最後一位外籍醫師：我內心仍繫著台灣

她是台北馬偕醫院裡，最後一張外國臉孔的大夫，也是最後一位外籍醫師。來自美國的聶梅珍，在台灣待了三十年，完全將自己奉獻給台灣的醫學和教育。

聶梅珍 (Dr. Mary Jeanne Buttrey)，大學就讀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歷史系，畢業之後她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一路都是「高材生」的她，沒有走一條相對順遂的道路，她選擇一條少有人走，而且艱困的道路。

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畢業，聶梅珍到洛杉磯接受住院醫師訓練，和在學校團契時認識的先生巴培禮牧師結婚之後，他們加入海外基督使團，一九八〇年來到台灣。一句中文都不會說的聶梅珍，開始學華文和台語，她也加入台北馬偕醫院，「沒想到神的安排，讓我在台灣待這麼久。」聶梅珍說。

後來因為台灣醫師法規定，所有在台行醫的外籍醫師都要考取台灣醫師執照。聶梅珍沒有因此放棄在台行醫，她利用一年的時間苦讀，成功考取用中文命題的台灣醫師國考，得以繼續留在馬偕醫院。

早年台灣的醫學教育，幾乎等同於「師徒制」，聶梅珍覺得沒有完整的訓練制度，對年輕醫師的教育不夠系統化。因此她除了臨床醫療之外，額外撥出時間，訓練年輕醫學生和住院醫師。

聶梅珍帶著年輕醫師進行「床邊教學 (Bedside



teaching) 」，她要學生兩兩一組，先和同學彼此練習，然後學生先去看病人、做身體檢查 (physical examination) ，整理好臨床思路之後，大家共同討論這個病例。討論會之後，聶梅珍再帶著年輕醫師一起到床邊看病人，讓學生知道自己什麼地方有疏漏了。

在馬偕的內科病房，常常都可以看到聶梅珍醫師的身影，她穿梭在醫學生、年輕醫師和病人與家屬之間。

醫學生常流傳著各間醫院、各個科別的「生存指南 (Survival Guide) 」，對於馬偕內科，學生一致推薦一定要跟「聶大夫的床邊教學」，可以學習到身體檢查 (PE) 和臨床思考 (thinking process) 。聶大夫會在固定的時間出現在各個護理站，帶領住院醫師和年輕醫學生到床邊看病人，醫學生還特別強調：「聶大夫的中文說得很好，也會說台語。」

「病人是醫師最好的老師，醫師是照顧病人，不是照顧疾病。」聶梅珍醫師常這麼說。

大學念歷史的她，對於「問病史」和「做身體檢查」特別重視。她說，過去醫療包括X光、電腦斷層 (CT) 和核磁共振 (MRI) 還沒發明前，醫師診斷病人的方法就是「問病史」和「做身體檢查」這兩樣。即使現在有很多新的檢驗和檢查方法，「我認為懂得如何問病史跟做身體檢查仍然是成為醫師的基本工作，並不會因為科技的演變而有所變化。」

她曾和學生分享自己的經驗：「當我還在美國讀醫學院時，曾經在急診碰到一位腳潰爛的病人，我告訴他：你回去之後腳要泡熱水，後來才知道他是遊民，根本沒有熱水可用。從那以後，我學到不要以自己的想法來推想病人的情況。」

三十年來，聶梅珍在台灣，在醫院裡，就是這麼一點一滴的，將畢生所學和臨床經驗都傳承給台灣的年輕醫師。馬偕院長曾問聶梅珍：「是什麼樣的感動，使你放下一切來台奉獻這麼多年？」她回答道：「因為上帝的恩典總是夠我用，而且，我得到的遠比失去多的多。」

聶梅珍樂於分享，熱衷教學，念歷史的她說，醫師 (doctor) 的拉丁文 (doctum) 原意其實就是「教學」，能夠教學是上天給予的恩賜，她很珍惜這樣寶貴的機會。

聶梅珍在台灣三十年期間，全部的薪水和金錢都捐了出來，只領教會微薄的薪俸。她全心全意帶領台灣年輕醫師，以愛心行醫。

2014年，聶梅珍退休回到美國，她是馬偕醫院最後一位外籍醫師。

對於在台灣的三十年，她爽朗的以一句「福氣啦」作結。她說：「台灣已經是我和先生生活的一部分了，即使有一天離開台灣，但內心仍然繫著台灣。這些年，我收到台灣朋友許多的愛，在我的內心，是無法真正離開台灣的。」聶梅珍醫生真的還念著台灣，她的臉書封面，至今放的，是最愛的台灣風景。

台灣真的「福氣啦」！隨著醫院裡最後一位外籍醫師的離開，也代表著，過去宣教醫師來台從事醫療傳道的時代已經落幕了。有這麼多的好醫生志願放棄優渥的一切，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東方島嶼，奉獻自己一生的所學和青春，給病人、醫護同仁和年輕醫師「滿滿的愛」，我們真的「福氣啦」！

## 北美路加關懷的退休醫護宣教士



薄柔纜 醫師 Dr. Ronald Brown  
老少兩代的薄醫師為了中國人付出了80年歲月，他們以性命和血淚服事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父親薄清潔牧師經歷了中國近代史上戰禍最頻仍的40年，兒子薄柔纜醫師戰後到荒蕪貧困的台灣，落腳在最乏人問津的「後山」(花蓮)。創辦花蓮門諾醫院，為貧民與原住民奉獻41年。



譚維義 醫師夫婦 Dr. Frank & Mrs. Sally Dennis  
譚維義醫師完成外科訓練後和身為護理師的愛妻莎莉選擇到亞利桑那州的貧民醫院為印地安病患服務。他在1961年來台灣後山，在物資極度缺乏之下，譚醫師從小診療站開始，翻山越嶺在山區做巡迴醫療，1968年創辦台東基督教醫院，33年來，從未向醫院支取分文薪水，只靠美國教會奉獻所得微薄收入，過簡樸清貧的生活。



艾可諾 醫師 Dr. Carl Epp  
1973年舉家由加拿大來到台灣花蓮。當時東台灣醫療資源貧脊。他深入山區從根本解決原住民公共衛生與嚴重的寄生蟲問題;在貧病交迫山區，照護畸形兒與早產兒，並為東台灣建立內科體系。艾可諾為台灣後山奉獻20年黃金歲月。



耿喜音 麻醉護士 Ms. Carol Gunzel  
耿喜音最喜歡自稱是「蒙古人」，父母在1931即自美國前往中國大漠之南傳教，耿喜音十六歲到加拿大唸高中，再到美國進修麻醉護理，1970來到台灣，一肩扛下了東基全部的麻醉工作。成立東基居家護理所。



馬素珊 護理師 Mrs. Susan Kehler  
1957年加拿大籍的馬素珊經由美國門諾會的派遣，來到台灣設立門諾護校，抒解台灣東部的護理人力需求。馬護理師培育許多當地的原住民少女，傾心教導她們護理的專業，更常常用愛心與耐心來引導她們認識上帝。她在台灣36年的歲月，照顧病人，視病猶親，是位愛的實踐者





**龍樂德 醫師** Dr. Robert G. Long  
越戰期間在越南做小兒科醫院的醫療宣教工作。1977龍醫師夫婦帶著四名兒女，舉家來到台東定居，將自己24年的歲月奉獻給台東基督教醫院。龍樂德被稱為「台東小兒科之父」，對早產兒及病重兒從不放棄，始終執著於「對生命尊重」的理念，奮力地救治每一個孩子。台東人形容他是一位「以行為傳播基督教義」的宣 教士醫師。



**羅慧夫 醫師** Dr. M. Samuel Noordhoff  
1959年，32歲的羅醫師蒙神呼召，舉家來台行醫宣教44年，自稱是「永遠的台灣人」。他創辦了台灣第一所小兒麻痺重建中心，第一間加護病房，第一個自殺防治中心生命線，以及第一個燙傷復健中心。他窮盡一生心力，巧手修補了無數唇顎裂及顱顏患者的缺陷，幫助他們重拾人性尊嚴。羅醫師醫療服事的原則，「不只要治療患者生理的疤痕,同時也治療他們的心理疤痕」。



**藍瑪烈 護理師** Ms. Joy Randall  
1969年加拿大籍的藍瑪烈護理師，蒙神差派來到台灣彰化基督教醫院服務，從學閩南語開始，奉獻她30年的歲月給彰基。許許多多小兒麻痺或被寄生蟲感染的孩子們都得到她特別的照顧與疼惜。藍護理師同時引進國外先進臨床護理技術，建立護理管理，並協助彰基與國外各大醫院建立交流管道，提升台灣護理水準。



**唐瑪理安 宣教士** Mrs. Marilyn Tank  
出生成長於台灣，是前台灣神學院院長孫雅各牧師與芥菜種會孫理蓮牧師娘的女兒，與宣教士唐華南牧師 (Rev. Vernon Tank)結婚，致力協助芥菜種會開拓各式的醫療，兒童，婦女事工，包括殘障孤兒院，盲人重建院，肺病療養所，育嬰所，未婚媽媽之家等等。她於1990年退休後，回到美國定居芝加哥，但因為心連台灣，數次回台灣協助各項事工。



**蘇輔道 醫師** Dr. George Timothy Stafford  
蘇輔道 (Tim Stafford) 醫師1972年到台東基督教醫院服事，一待就是二十六年，與東基創院院長譚維義 (Frank Dennis) 醫師一同巧手縫補後山醫療的缺口。有「繡補大夫」之譽的蘇醫師，於1993年獲頒第三屆醫療奉獻獎。



**譚凱莉宣教士** Ms. Kari Jotan  
譚教士在台灣服事32年，先後在埔基及屏基擔任助產士，接生無數的嬰兒，也擔任埔基護校的校長，培育許多護理人才，退休前又投入殘障的醫護和老人長照的事工。



**畢嘉士醫師** Dr. Olav Bjorgass  
畢嘉士醫師在台30多年，在最炎熱最南端的屏東，讓許多絕望的痲瘋病患再次體察人間有愛，也讓深山的原住民知曉自己是上帝關愛的兒女，畢醫師引進首批小兒麻痺疫苗及脊椎矯正技術，幫助1萬多名病患重新站起來。於1997年榮獲第七屆醫療奉獻獎。



**徐賓諾護理師** Mr. Bjarne Gislefoss  
半生奉獻在山地醫療傳道上的埔里基督教醫院院長徐賓諾是埔里人最感念的阿公。獲頒「醫療奉獻獎」「紫色大綬景星勳章」「華夏一等獎章」，及祖國挪威頒發的「國家最高榮譽獎」。他說「挪威是我們的祖國，台灣是我們的家」企盼「台灣人也能疼惜台灣人」。



**司榮寶護理師** Mrs. Joyce Ditmanson  
她和過世的先生戴德森醫師Dr.Ditmanson於1957年受美國信義會差派到嘉義做醫療宣教，長達35年之久，創立嘉義基督教醫院。司榮寶護理師是宣教士的兒女，在中國長大。在二次大戰期間和Dr.Ditmanson都被送到日本軍的集中營，在那邊一起被拘禁多年，也因此互相認識。



**聶梅珍 醫師** Dr. Mary Jean Buttrey  
聶梅珍醫師出生於賓州匹茲堡，她由史坦佛大學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完成醫學教育，後來又到富樂神學院進修，她與先生回應神的呼召，於1980由OMF差派來到台灣成為海外宣教師。她是內科專科醫師，一生在台灣馬偕醫院服務，於2014年退休，現居加州。







德樂詩 護理師 Ms. Bonnie Dirks  
 終身未婚，將34年的青春都奉獻給台東人。1963年在台東鄉下設立診療站，一切都非常簡陋，每當要消毒針筒等醫療器具時，她得練習在土灶裡升火，用鍋子將水煮開，權充消毒鍋。在台東基督教醫院服務時，德樂詩親自為病人擦澡，導尿，剪指甲，遞便盆，翻身。這種「全人護理」的觀念，在今日的醫院裡已經不多見了。



華德安 護理師 Ms. Lucy Waterman  
 1964年底與德樂詩護理師一同加入譚維義醫生率領的醫療隊，使巡迴醫療服務範圍由屏東至台東成功等海岸線沿線，擴大至成功長濱沿海地區，為原住民提供免費巡療服務。為台東基督教醫院創始人員之一，來台服務38年。



## 北美路加關懷的現役醫護宣教士



Dr. Scott Murray  
 是蘇格蘭裔第四代的宣教士，在泰國出生長大，回蘇格蘭完成醫學教育和外科訓練，畢業後先去非洲，1991回到泰國偏鄉繼續醫療宣道至今。最近他開始到緬甸叢林一個簡陋的醫院，只能靠步行兩天才能到的地方，做醫治和教學的工作。



Dr. Okamoto  
 岡本醫師是一位退休的日裔美籍外科醫師，早期曾到台東基督教醫院幫忙。她在Ohio開業多年，後來決定提早退休，在亞洲，南美和非洲致力於醫療宣道的工作。



翁瑞亨醫師 Dr. Weng  
 「我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裏去...」因為聽到神在恆春海邊清楚的呼召，讓曾任嘉義基督教醫院與屏東基督教醫院院長及國民健康局長的翁瑞亨醫師，決定在人生的下半場，展開「Longstay」的海外醫療宣教行。翁瑞亨長期在醫療宣教的默默奉獻，也讓他獲得第十六屆醫療奉獻獎的殊榮。

### 行囊

拎一只行囊，一只名叫鄉愁的行囊。

甸甸的方盒裡：

一包新焙的咖啡豆、一本聖經、相簿，一款款慈母裁縫的衣衫、一襲醫袍，  
 和一頁頁父親在失眠夜裡，含淚書寫的叮嚀。

拎一只行囊，一只名叫捨己的行囊。

拾掇了不知幾回、也淚了不知幾回的皮箱裡，

最沉重的是牽掛，最難的是放下。

放下風中翻飛著的老父的白髮，放下晨光裡老母劬勞的身影，  
 放下揪心的故鄉，放下全然獻上的自己。

拎一只行囊，一只名叫信靠的行囊。

情深意重的負荷裡；盛裝著至死方休的信守與悍然。

啊！基督犧牲之愛如鼓聲咚咚，福爾摩沙的召喚如浪濤隆隆。

拎一只行囊，一只既離家又回家的行囊。

斑駁的行李箱裡；承載著

一輩子的忠心殷勤、醫病醫心、一筐子的恩惠慈愛、福杯滿溢

和一頭灰白、一個老身。

拎一只行囊，淚眼濛濛。

離別的碼頭，薄霧迷離，

這方是摯愛的家鄉，那端是血脈相連的至親。

啊！臨老又要離家，是回家還是離家？

最難的仍是放下，放下揪心的故鄉！

文/吳方芳





Luke Christian Medical Mission  
44790 S. Grimmer Blvd, Suite 203  
Fremont, CA 94538  
U.S.A.  
thecallinglcm@gmail.com  
<http://www.lcmmusa.org>



<http://www.lcmmusa.org>  
thecallinglcm@gmail.com  
tel: 510-366-9842



[www.facebook.org/lcmmusa.org](http://www.facebook.org/lcmmusa.org)



LCMM North America